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303  
40





文庫 11  
D 303  
41

明史卷一百七十八 列傳第六十六

總裁官總理事務 經筵講官保兼太子太保保和殿大學士兼禮部尚書加六級張廷玉等奉

敕修

項忠

韓雍

余子俊

朱英

秦紘

項忠字蓋臣嘉興人正統七年進士授刑部主事進員外郎從英宗陷於瓦剌令飼馬乘間挾二馬南奔馬疲棄之徒跣行七晝夜始達宣府景泰中由郎中遷廣東副使按行高州謀賊擒男女數百剽村落忠曰賊無



48-11002

010190565926



攜家理必被掠良民也戒諸將毋妄殺已訊所俘獲果  
然盡釋之從征灌水營有功增俸一秩天順初歷陝西  
按察使母憂歸部民詣闕乞留詔起復時陝西連歲災  
傷忠發廩振且請輕罪納米民賴以濟七年以大理卿  
召民乞留如前遂改右副都御史巡撫其地洮岷羌叛  
忠疏言羌志在劫掠盡誅則傷仁遽撫則不威請聽臣  
便宜從事報可乃發兵據險揚聲進討衆盡降西安水  
泉鹵不可飲爲開龍首渠及阜河引水入城又疏鄭白  
二渠溉涇陽三原醴泉高陵臨潼五縣田七萬餘頃民  
祠祀之陝西數苦兵成化元年上言三邊大將遇敵運

留難云才怯亦由權輕士卒畏敵不畏將是以戰無成  
功宜許以軍法從事廟堂舉將才踰年不聞有一人應  
詔陝西風土強勁古多名將豈無其人但格於不能答  
策耳今天下學校生徒善答策者百不一二奈何責之  
武人帝善其言而所司守故事不能用毛里孩寇延綏  
詔忠偕彰武伯楊信禦之無功明年信議大舉搜河套  
敕忠提督軍務忠方赴延綏而寇復陷開城深入靜寧  
隆德六州縣大掠而去兵部劾忠帝特宥之搜套師亦  
不出又明年召理院事四年滿俊反滿俊者亦名滿四  
其祖巴丹自明初率所部歸附世以千戶畜牧爲雄長



仍故俗無科徭其地在開城縣之固原里接邊境俊曠  
悍素藏匿姦盜出邊抄掠會有獄連俊有司跡逋至其  
家多要求俊怒遂激衆爲亂守臣遣俊姪指揮濤往捕  
俊殺其從者劫濤叛入據石城石城卽唐吐番石堡城  
稱險固非數萬人不能克者也山上有城砦四面峭壁  
中鑿五石井以貯水惟一徑可緣而上俊自稱招賢王  
有衆四千都指揮邢勣等禦之敗績不再月衆至二萬  
關中震動乃命忠總督軍務與監督軍務太監劉祥總  
兵官都督劉玉帥京營及陝西四鎮兵討之師未行而  
巡撫陳劬等先以兵二萬進討復大敗賊因官軍器甲

勢益張朝議欲益兵忠慮京軍脆弱不足恃且更遣大  
將撓事權因上言臣等調兵三萬三千餘人足以滅賊  
今秋深草寒若更調他軍恐往復需時賊得遠遁且邊  
兵不能久留益兵非便大學士彭時商輅主其議京軍  
得毋遣忠遂與巡撫都御史馬文升分軍七道抵石城  
下與戰斬獲多伏羌伯毛忠乘勝奪其西北山幾破忽  
中流矢死王亦被圍諸軍欲退忠斬一千戶以徇衆力  
戰王得出乃列圍困之適有星孛於台斗中朝多言占  
在秦分師不利忠曰李晟討朱泚熒惑守歲此何害日  
遣兵薄城下焚芻草絕汲道賊窘欲降邀忠與文升相



明史卷一百七十九 列傳 三  
見忠偕劉玉單騎赴之文升亦從數十騎至呼使將諭以速降賊遙望羅拜忠直前挾壽以歸後氣沮猶豫不出忠命縛木爲橋人負土囊填濠塹擊以銅礮死者益衆賊倚愛將楊虎狸爲謀主夜出汲被禽忠貫其死諭以購賊賞格示之金且賜金帶鈎縱歸使誘俊出戰伏兵禽焉急擊下石城盡獲餘寇毀其城鑿石紀功增一衛於固原西北西安廢城留兵戍之而還初石城未下天甚寒士卒頗困忠慮賊奔突乘凍渡河與套寇合日夜治攻具身當矢石不少避大小三百餘戰彭時商輅知忠能辦賊不從中制卒用殄賊論功進右都御史與

林聰協掌院事白圭旣平劉通荆襄間流民屯結如故通黨李鬍子者名原僞稱平王與小王洪王彪等掠南漳房內鄉渭南諸縣流民附賊者至百萬六年冬詔忠總督軍務與湖廣總兵官李震討之忠乃奏調永順保靖土兵而先分軍列要害多設旗幟鉦鼓遣人入山招諭流民歸者四十餘萬彪亦就禽時白圭爲兵部遣錦衣百戶吳綬贊叅將王信軍綬欲攘功不利賊瓦解縱流言圭信之止土兵毋調忠疏爭且劾綬罪帝爲召綬還而聽調土兵如故合二十五萬分八道逼之流民歸者又數萬賊潛伏山砦伺間出劫忠命副使余詢都指



揮李振擊之遇於竹山乘溪漲半渡截擊禽李原小王  
洪等賊多溺死忠移軍竹山捕餘孽復招流民五十萬  
斬首六百四十俘八百有奇家口三萬餘人戶選一丁  
戍湖廣邊衛餘令歸籍給田疏陳善後十事悉允行忠  
之下令逐流民也有司一切驅逼不前卽殺之民有自  
洪武中占籍者亦在遣中戍者舟行多疫死給事中梁  
璟因星變求言劾忠妄殺白圭亦言流民旣成業者宜  
隨所在著籍又駁忠所上功夫互異帝皆不聽進忠左  
都御史廢子綬錦衣千戶諸將錄功有差忠上疏言臣  
先後招撫流民復業者九十三萬餘人賊黨遁入深山

又切諭解散自歸者五十萬人俘獲百人皆首惡耳今  
言皆良家子則前此屢奏猖獗難禦者伊誰也賊黨罪  
固當死正因不忍濫誅故令丁壯謫發遣戍其久附籍  
者或乃占山四十餘里招聚無賴千人爭鬪劫殺若此  
者可以久居故不遣乎臣揭榜曉賊謂已殺數千蓋張  
虛勢怵之非實事也且圭固嘗身任其事今日之事又  
圭所遺先時中外議者謂荆襄之患何日得寧今幸平  
靖而流言沸騰以臣爲口實昔馬援薏苡蒙謗鄧艾檻  
車被徵功不見錄身更不保臣幸際聖明願賜骸骨勿  
使臣爲馬鄧之續帝溫詔答之八年召還與李賓協掌



院事後二年拜刑部尚書尋代圭爲兵部汪中開西廠恣橫忠屢遭侮不能堪會大學士商輅等劾直忠亦倡九卿劾之奏留中而西廠遂罷直深恨之未幾西廠復設直以吳綬爲腹心綬挾前憾伺忠益急忠不自安乞歸治病未行而綬嗾偵事者誣忠罪給事中郭鏜御史馮貫等復交章劾忠事連其子經太監黃賜興寧伯李震彰武伯楊信等詔法司會錦衣衛廷鞫忠抗辯不少屈然衆知出直意無敢爲之白者竟斥爲民賜與震等亦得罪直敗復官致仕家居二十六年至弘治十五年乃卒年八十二贈太子太保諡襄毅忠侗儻多大略練

戎務彊直不阿敏於政事故所在著稱子經經子錫錫子治元皆舉進士經江西叅政錫南京光祿寺卿治元員外郎

韓雍字永熙長洲人正統七年進士授御史負氣果敢以才略稱錄囚南畿碭山教諭某答膳夫膳夫逃匿父訴教諭殺其子取他尸支解以證旣誣服雍踪跡得之白其寃出巡河道已巡按江西黜貪墨吏五十七人廬陵太和盜起捕誅之十三年冬處州賊葉宗留白福建轉犯江西官軍不利都督僉事陳榮指揮劉真遇伏死詔雍及鎮守侍郎楊寧督軍民協守會福建巡按御史



汪澄牒隣境會討賊鄧茂七俄以賊議降止兵雍曰賊果降退未晚也趨進賊已叛澄坐得罪死人以是服雍識景泰二年擢廣東副使大學士陳循薦爲右僉都御史代楊寧巡撫江西歲饑奏免秋糧劾奏寧王不法事王府官皆得罪時雍年甫三十赫然有才望所規畫措置咸可爲後法天順初罷天下巡撫官改山西副使寧王以前憾劾其擅乘肩輿諸事下獄奪官起大理少卿尋復爲右僉都御史佐寇深理院事石亨旣誅錦衣指揮劉敬坐飯亭直房用朋黨律論死雍言律重朋黨謂阿比亂朝政也以一飯當之豈律意且亨盛時大臣朝

父趨門不坐獨坐敬何也深歎服出之母憂起復四年巡撫宣府大同七年議事入覲帝壯其貌留爲兵部右侍郎憲宗立坐學士錢溥累貶浙江左叅政廣西猺獞流剽廣東殘破郡邑殆徧成化元年正月大發兵拜都督趙輔爲總兵官以太監盧永陳瑄監其軍兵部尚書王竑曰韓雍才氣無雙平賊非雍莫可乃改雍左僉都御史贊理軍務雍馳至南京集諸將議方略先是編修邱濬上書大學士李賢言賊在廣東者宜驅在廣西者宜困欲宿兵大藤峽扼其出入蹂其禾稼期一二年盡賊賢善之獻於朝詔錄示諸將諸將主其說請令遊擊



將軍和勇率番騎趨廣東而大軍直趨廣西分兵撲滅  
雍曰賊已蔓延數千里而所至與戰是自敝也當全師  
直搗大藤峽南可援高肇雷廉東可應南韶西可取柳  
慶北可斷陽峒諸路首尾相應攻其腹心巢穴既傾餘  
迎刃解耳舍此不圖而分兵四出賊益奔突郡邑益殘  
所謂救火而噓之也衆曰善輔亦知雍才足辦賊軍謀  
一聽雍雍等遂倍道趨全州陽峒苗掠興安擊破之至  
桂林斬失機指揮李英等四人以徇按地圖與諸將議  
曰賊以修仁荔浦爲羽翼當先收二縣以孤賊勢乃督  
兵十六萬人分五道先破修仁賊窮追至力山禽千二

百餘人斬首七千三百級荔浦亦定十月至潯州延問  
父老皆曰峽天險不可攻宜以計困雍曰峽延廣六百里  
餘里安能使困兵分則力弱師老則財匱賊何時得平  
吾計決矣遂長驅至峽口儒生里老數十人伏道左願  
爲嚮導雍見卽罵曰賊敢給我叱左右縛斬之左右皆  
愕旣縛而袂中利刃出推問果賊也悉支解剝腸胃分  
挂林箐中纍纍相屬賊大驚曰韓公天神也雍令總兵  
官歐信等爲五哨自象州武宣攻其北身與輔督都指  
揮白全等爲八哨自桂平平南攻其南叅將孫震等爲  
二哨從水路入而別分兵守諸隘口賊魁侯大狗等大



懼先移其累重於桂州橫石塘而立柵南山多置滾木礮石鏢鎗藥弩拒官軍十一月朔雍等督諸軍水陸並進擁圍牌登山殊死戰連破石門林峒沙田石營諸巢焚其室廬積聚賊皆奔潰伐木開道直抵橫石塘及九層樓諸山賊復立柵數重憑高以拒官軍誘賊發矢石度且盡雍躬督諸軍緣木攀藤上別遣壯士從間道先登據山頂舉礮賊不能支遂大敗先後破賊三百二十四若生禽大狗及其黨七百八十人斬首三千二百有奇墜弱者不可勝計峻有大藤如虹橫亘兩崖間雍芥圖之改名斷藤峻勒石紀功而還分兵擊餘黨鬱林

江洛容博白次第皆定帝大喜賜救嘉勞召輔等還遷雍左副都御史提督兩廣軍務雍乃散遣諸軍以省饋餉而遺孽侯鄭昂等遂乘虛陷潯州及洛容北流二縣雍被劾引罪帝宥之雍益發兵撲討時諸賊所在蜂起思思潯賓柳城悉被擾掠流劫至廣東欽化二州皆應時破殄四年春雍以兩廣地大事殷請東西各設巡撫帝可之命陳濂撫廣東張鵬撫廣西而雍專理軍事尋以憂歸明年兩廣盜復起僉事陶魯言兩廣地勢錯互當如臂指相使不可離析近賊犯廣西臣與廣東三司議調兵匝月未決盜賊無所憚乞仍命大臣總督便



會僉事林錦巡按御史龔晟亦以爲請乃罷兩巡撫而  
起復雍右都御史總督如故又明年正月雍疏辭新命  
乞終制不許雍抵任遣叅將張壽遊擊馮昇等分道討  
賊忻州八砦蠻及諸山猺獠掠州縣者皆摧破之蠻民  
素懾雍威寇盜寢息九年柳潯諸蠻復叛叅將楊廣等  
俘斬九百人方更進而賊破懷集縣兵部劾雍奏報不  
實廣西鎮守中官黃沁素憾雍抑已因訐雍且言其貪  
欲縱酒濫賞妄費帝遣給事中張謙等往勘而廣西布  
政使何宜副使張敷銜雍素輕已共醞釀其罪謙還奏  
事虛實交半竟命致仕去雍洞達閩爽重信義撫江西

時請追謚文天祥謝枋得詔謚天祥忠烈枋得文節有  
雄略善斷動中事機臨戰率躬親矢石不日瞬自奉尊  
嚴三司皆長跪白事軍門設銅鼓數十儀節詳密裨將  
以下繩樞無所假兩地鎮守宦官素驕恣亦惕息無敢  
肆疾惡嚴垣中不爲崖岸揮斥財帛不少惜故雖令行  
禁止民得安堵而謗議亦易起爲中官所齟齬公論皆  
不平兩廣人念雍功尤惜其去爲立祠祀焉家居五年  
卒年五十七正德間謚襄毅初以軍功予一子錦衣百  
戶雍以授其弟睦至是錄一子國子生  
余子俊字士英青神人父祥戶部郎中子俊舉景泰二



年進士授戶部主事進員外郎在部十年以廉幹稱出爲西安知府歲饑發廩十萬石振貸區畫以償官不損而民濟成化初所司上治行當旌者知府十人而子俊爲首以林聰薦爲陝西右叅政歲餘擢右布政使六年轉左調浙江甫半載拜右副都御史巡撫延綏先是巡撫王銳請沿邊築牆建堡爲久遠計工未興而罷子俊上疏言三邊惟延慶地平易利馳突寇屢入犯獲邊人爲導徑入河套屯牧自是寇顧居內我反屯外急宜於沿邊築牆置堡况今舊界石所在多高山陡崖依山形隨地勢或剗削或壘築或挑塹縣引相接以戒邊牆於

計爲便尚書白圭以陝民方困奏緩役旣而寇入孤山堡復犯榆林子俊先後與朱永許寧擊敗之是時寇據河套歲發大軍征討卒無功八年秋子俊復言今征套士馬屯延綏者八萬芻茭煩內地若今冬寇不北去又須備來年軍資姑以今年之數約之米豆需銀九十四萬草六十萬每人運米豆六斗草四束應用四百七萬人約費行資八百二十五萬公私煩擾至此安得不變計臣前請築牆建堡詔事寧舉行請於明年春夏寇馬疲乏時役陝西運糧民五萬給食興工期兩月畢事圭猶持前議阻之帝是子俊言命速舉子俊先用軍功進



明史卷一百一十八 列傳 十一  
左副都御史明年又用紅鹽池搗巢功進右都御史寇以搗巢故遠徙不敢復居套內地患稍息子俊得一意興役東起清水營西抵花馬池延袤千七百七十里鑿崖築牆掘塹其下連比不絕每二三里置敵臺崖砦備巡警又於崖砦空處築短牆橫一斜二如箕狀以瞭敵避射凡築城堡十一邊墩十五小墩七十八崖砦八百十九役軍四萬人不三月而成牆內之地悉分屯墾歲得糧六萬石有奇十年閏六月子俊具上其事因以母老乞歸慰留不許初延綏鎮治綏德州屬縣米脂吳堡悉在其外寇以輕騎入掠鎮兵覺而追之輒不及往往

得利去自子俊徙鎮榆林增衛益兵拓城置戍攻守器畢具遂爲重鎮寇抄漸稀軍民得安耕牧焉十二年十二月移撫陝西子俊知西安時以居民患水泉鹹苦鑿渠引城西潘河入灌民利之久而水溢無所洩至是乃於城西北開渠洩水使經漢故城達渭公私益便號余公渠又於涇陽鑿山引水溉田千餘頃通南山道直抵漢中以便行旅學校公署圯者悉新之奏免岷河洮三衛之戍南方者萬有奇易置南北之更戍者六千有奇就戍本土岷州栗林羌爲寇子俊潛師設伏擊走之十三年召爲兵部尚書奏申明條例十事又列上軍功賞



格由是中外有所遵守緬甸酋卜刺浪欲奪思洪發貢章地設詞請於朝子俊言不宜許乃諭止之貴州巡撫陳儼等以播州苗竊發請調湖廣廣西四川兵五萬合貴州兵會勦子俊言賊在四川而貴州請討是邀功也奏寢其事初子俊論陳鉞掩殺貢夷罪帝以汪直故宥之鉞多方構子俊於直會母憂歸得免子俊之築邊牆也或疑沙土易傾寇至未可恃至十八年寇入犯許寧等逐之寇扼於牆墜散漫不得出遂大創邊人益思子俊功服闋拜戶部尚書尋加太子太保二十年命兼左副都御史總督大同宣府軍務其冬還朝明年正月星

變陳時弊八事帝多采納未幾復出行邊初子俊巡歷宣大請以延綏邊牆法行之兩鎮因歲歉而止比復出銳欲行之言東起四海治西抵黃河延袤千三百餘里舊有墩百七十應增築四百四十墩高廣皆三丈計役夫八萬六千數月可成詔明年四月卽工然是時歲比不登公私耗敝驟興大役上下難之子俊又欲責成於邊臣而已不親其事謗議由是起至冬疏請還京帝入蜚語命改左都御史巡撫大同中官韋敬讒子俊假修邊多侵耗又劾子俊私恩怨易將帥兵部侍郎阮勤等爲白帝怒讓勤等而給事御史復交章劾中朝多欲傾



子俊工部侍郎杜謙等往勘平情按之還奏易置將帥如勤等言所費無私然爲銀百五十萬米菽二百三十萬耗財煩民不得無罪遂落太子太保致仕去時二十二年二月也明年正月兵部缺尚書帝悟子俊無罪復召任之仍加太子太保孝宗嗣位以先朝老臣待之彌厚弘治元年疏陳十事已又上邊防七事帝多允行明年疾亟猶手削奏稿陳救荒弭盜之策甫得請而卒年六十一贈太保諡肅敏子俊沉毅寡言有偉略凡奏疏公移必自屬草每夜分方寢嘗曰大臣謀國當身任利害豈得遠怨市恩爲自全計故榆林始事怨讟叢起子

俊持之益堅竟以成功爲數世利性孝友居母憂時令子寅毋會試曰雖無律令吾心不忍也當廕子移以廕弟子寰舉進士終戶部員外郎寅就武廕爲錦衣千戶終指揮同知曾孫承勛承業皆進士承勛翰林修撰承業雲南僉事阮勤本交阯人其父內徙占籍長子勤舉景泰五年進士歷台州知府清慎有惠政賜誥旌異以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築墩臺十四所治垣塹三十餘里歲饑奏免七府租四十餘萬石入爲侍郎調南京刑部蠻邦人著聲中國者勤爲最

朱英字時傑桂陽人五歲而孤力學舉正統十年進士



授御史浙閩盜起簡御史十三人與中官分守諸府英  
守處州而葉宗留黨四出剽掠處州道梗英間道馳至  
撫降甚衆戮賊首周明松等賊散去乃還景泰初御史  
王豪嘗以勘陳循爭地事忤循爲所訐至是循草詔言  
風憲官被訐者雖經赦宥悉與外除於是豪當改知縣  
英言若如詔書則凡遭御史抨擊之人皆將挾讐誣訐  
而御史愈緘默不言矣章下法司請如英言乃復豪職  
未幾出爲廣東右叅議過家省母橐中惟賜金十兩抵  
任撫凋瘵流亡立均徭法十歲一更民稱便天順初兩  
廣賊愈熾諸將多濫殺冒功巡撫葉盛屬英督察叅將

范信誣宋泰永平二鄉民爲賊屠戮殆盡又欲屠進城  
鄉英馳訊悉縱去信忿留師不還英密請於盛檄信班  
師一方始靖潮州賊羅劉寧等流劫遠近屢挫官兵英  
會師破滅之還所掠人口數千別置一營以處婦女人  
莫敢犯官叅議十年進右叅政遭母憂成化初服闋補  
陝西大軍討滿四英主饋餉有功歷福建陝西左右布  
政使皆推行均徭法十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撫甘肅先  
後陳安邊二十八事其請徙居戎安流離簡貢使於時  
務尤切明年冬兩廣總督吳琛卒廷議以英前在廣東  
有威信遂以代琛自韓雍大征以來將帥喜邀功利俘



掠名爲鵬勦英至鎮以寧靜約飭將士毋得張賊聲勢  
妄請用師招撫猺獞效順者定爲編戶給復三年於是  
馬平陽朔蒼梧諸縣蠻悉望風附而荔波賊李公主有  
衆數萬久負固亦遣子納欵爲置永安州處之俾其子  
孫世吏目自是歸附日衆凡爲戶四萬三千有奇口十  
五萬有奇帝甚嘉之鎮守中官與督撫總兵官坐次中  
官居中總督居總兵官左時總兵官陳政以伯爵欲抑  
英居右英不可奏乞裁定命解英總督止爲巡撫居政  
下尚書余子俊言英紹徠功多當增秩褒賞乃反削其  
事權恐無以鎮諸蠻乃擢英右都御史仍總督位次如

故田州酋黃明烝其知府岑溥祖母欲殺溥溥出走思  
思明因肆屠戮英將進討榜溥族人恩城知州岑欽殺  
明雪恥欽遂誅明并其族屬傳首軍門英淳淳然持法  
無所假借與市舶中官韋眷忤眷摭奏英專權玩賊溥  
州知府史芳以事覓責亦訐英奸貪欺罔按皆無驗乃  
鐫芳二官論眷協和共事十六年交趾攻老撾議者恐  
其內寇詔問英處置之宜英對言彼不過爭甌脫耳論  
之當自悔懼帝從其言果上表謝潯梧高廉賊起偕政  
等分道擊之再戰俘斬甚衆十九年桂林平樂蠻攻城  
殺將英政復分兵十二道擊破之明年入掌都察院事



尋加太子少保又明年正月星變疏陳八事請禁邊將  
節且獻馬鎮守中官武將不得私立莊田侵奪官地燒  
丹符咒左道之人當置重典四方分守監槍內官勿進  
貢品物罷撤倉場馬房上林苑增設內侍召還建言得  
罪諸臣清內府收白糧積弊治奸民投獻莊田及貴戚  
受獻者罪權倖皆不便執政多持之不行英造內閣力  
爭竟不能盡從也時流民集京師者多英請人給米月  
三斗幼者半之報許其年秋卒贈太子太保英爲總督  
承韓雍吳琛後雍雖有大功恢廓自奉贈遺過多有司  
困供億公私耗竭而琛務謹廉至英益持清節僅攜一

蒼頭之官先後屢賜璽書金幣英藏璽書貯金幣於庫  
其威望不及雍而惠澤過之在甘肅積軍儲三十萬兩  
廣四十餘萬皆不以聞或問之答曰此邊臣常分何足  
言人服其知大體正德中追諡恭簡子守孚進士刑部

郎中

秦絃字世纓單人景泰二年進士授南京御史劾治內  
官傅鎮兒罪諫止江南采翠毛魚魷等使權貴忌之蜚  
語聞會考察坐謫湖廣驛丞天順初以御史練綱薦遷  
雄縣知縣奉御杜堅捕天鷲暴橫絃執杖其從者坐下  
詔獄民五千詣闕訟乃調知府谷憲宗卽位遷葭州知



明史卷一百一十六 列傳 十一  
州調秦州母喪去官州人乞借紘服闋還故任尋擢鞏昌知府改西安遷陝西右叅政岷州番亂提兵三千破之進俸一級成化十三年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山西奏鎮國將軍奇淵等罪奇淵父慶城王鍾鎰爲奏辯且詆紘帝重違王意逮紘下法司治事皆無驗而內官尚亨籍紘家以所得敝衣數事奏帝歎曰紘貧一至此耶賜鈔萬貫旌之於是奪奇淵等三人爵王亦削祿三之一而改紘撫河南尋復調宣府小王子數萬騎寇大同長驅入順聖川掠宣府境紘與總兵官周玉等邀擊遁去尋入掠興寧口連戰却之追還所掠璽書勞焉進左僉

都御史巡撫如故未幾召還理院事遷戶部右侍郎萬安逐尹旻誣紘旻黨降廣西右叅政進福建左布政使弘治元年以王恕薦擢左副都御史督漕運明年三月進右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奏言中官武將總鎮兩廣者率縱私人擾商賈高居私家擅理公事賊殺不辜交通土官爲奸利而天下鎮守官皆得擅執軍職受民訟非制請嚴禁絕總鎮府故有賞功所歲儲金錢數萬費出無經宜從都御史勾稽廣湖南韶多盜當設社學編保甲以絕盜源帝悉從其請恩城知州岑欽攻逐田州知府岑溥與泗城知州岑應分據其地紘入田州逐走



欽還溥於府留官軍戍之亂遂定復遣將討平黎賊陵水徭賊德慶紘之初涖鎮也劾總兵官安遠侯柳景貪暴逮下獄景亦許紘勘無左證法司當景死景連姻周太后家有奧援許紘不已詔并逮紘廷鞫卒無罪詔宥景死奪爵閒住而紘亦罷歸大臣王恕等請留紘不納廷臣復連章言紘可大用居數月起南京戶部尚書十一年引疾去十四年秋寇大入花馬池敗官軍孔壩溝直抵平涼言者謂紘有威名雖老可用詔起戶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總制三邊軍務紘馳至固原按行敗所躬祭陣亡將士掩其骼奏錄死事指揮朱鼎等五人恤

軍士戰歿者家劾治敗將楊琳等四人罪更易守將練壯士與屯田申明號令軍聲大振初寇未入河套平涼固原皆內地無患自字來住牧後固原當兵衝爲平慶臨鞏門戶而城隘民貧兵力單弱商販不至紘乃拓治城郭招徠商賈建改爲州而身留節制之奏言固原主客兵止萬八千人散守城堡二十四勢分力弱宜益兵舊臨鞏秦州諸軍歲赴甘涼備禦及他方有警又調兵甘涼或發京軍征討夫京師天下本邊將手握重兵而一遇有事輒請京軍非強幹弱枝之道請自今京兵毋輕發臨鞏甘涼諸軍亦宜各還本鎮但選知兵宿將一



二人各守其地人以戍爲家軍以將爲命自築趨役而有戰心計之得者也絃見固原迤北延袤千里開田數十萬頃曠野近邊無城堡可依議於花馬池迤西至小鹽池二百里每二十里築一堡堡周四十八丈役軍五百人固原迤北諸處亦各築屯堡募人屯種每頃歲賦米五石可得五十萬石規畫已定而寧夏巡撫劉憲爲梗絃乃奏曰竊見三邊情形延綏甘涼地雖廣而士馬精強寧夏怯弱矣然河山險阻惟花馬池至固原軍旣怯弱又墩臺疏遠敵騎得長驅深入故當增築墩堡韋州豫望城諸處亦然今固原迤南修築將畢惟花馬池

迤北二百里當築十堡而憲危言阻衆且廢垂成之功乞令憲制三邊而改臣撫寧夏俾得終邊防於事爲使帝下詔責憲憲引罪卒行絃策修築諸邊城堡一萬四千餘所垣塹六千四百餘里固原屹爲重鎮絃又以意作戰車名全勝車詔頒其式於諸邊在事三年四鎮晏然前後經略西陲者莫及十七年加太子少保召還視部事以年老連章力辭乞致仕詔賜敕乘傳歸月廩歲隸如制明年九月卒年八十贈少保諡襄毅絃廉介絕俗妻孥菜羹麥飯常不飽性剛果勇於除害不自顧慮士大夫識與不識稱爲偉人在兩廣被逮時方議討後



山賊治軍事畢從容就道儀衛駟從不貶損既踰嶺始  
囚服就繫謂官校曰兩廣蠻夷雜處總制體尊遽就拘  
執損國威今既踰嶺真囚矣其嚴重得體如此正德五  
年劉瑾亂政紘家奴憾紘婦弟楊瑾以紘所遺火礮投  
緝事校尉誣瑾畜違禁軍器劉瑾怒歸罪於紘籍其家  
無所得言官張九叙涂敬等復希瑾意劾紘士類嗤之  
贊曰項忠韓雍皆以文學通籍而親提桴鼓樹勲戎馬  
之場其應機決勝成畫遠謀雖宿將殆無以過豈不壯  
哉賞不酬勞謠詠繼起文法吏從而繩其後功名之士  
所為發憤而太息也余子俊盡心邊計數世賴之朱英

廉威名粵嶠秦紘經略著西陲文武兼資偉哉一代之  
能臣矣

教修

羅倫

黃仲昭

鄒智

羅倫字彝正吉安永豐人五歲嘗隨母入園果落家就

取倫獨賜而後受家貧樵牧抄書誦不輟及為諸生志

聖賢學嘗曰舉業非能壞人人自壞之耳知府張瑄



前引矣

蘇叔各學劉泰蘇蘇劉若西潤文均兼資翰苑一分之

明史卷一百七十九

列傳第六十七

總裁官總理事務 經筵講官少保兼李杏葆和殿大學士兼管吏部戶部尚書嘉大級張廷玉等奉

敕修

羅倫 涂 斐

章懋 從子拯

黃仲昭

莊景

鄒智

舒芬 崔 桐 馬汝驥

羅倫字彝正吉安永豐人五歲嘗隨母入園果落衆競取倫獨賜而後受家貧樵牧挾書誦不輟及爲諸生志聖賢學嘗曰舉業非能壞人人自壞之耳知府張瑄憫其貧周之粟謝不受居父母喪踰大祥始食鹽酪成化



二年廷試對策萬餘言直斥時弊名震都下擢進士第一授翰林修撰踰二月大學士李賢奔喪畢奉詔還朝倫詣賢沮之不聽乃上疏曰臣聞朝廷援楊溥故事起復大學士李賢臣竊謂賢大臣起復大事綱常風化繫焉不可不慎曩陛下制策有曰朕夙夜拳拳欲正大綱舉萬目使人倫明於上風俗厚於下竊謂明人倫厚風俗莫先於孝在禮子有父母之喪君三年不呼其門子夏問三年之喪金革無避禮與孔子曰魯公伯禽有爲爲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吾弗知也陛下於賢以爲金革之事起復之與則未之有也以大臣起復之

與則禮所未見也夫爲人君當舉先王之禮教其臣爲人臣當守先王之禮事其君昔宋仁宗嘗起復富弼矣弼辭曰不敢遵故事以遂前代之非但當據禮經以行今日之是仁宗卒從其請孝宗嘗起復劉琪矣琪辭曰身在草土之中國無門庭之寇難冒金革之名私竊利祿之實孝宗不抑其情此二君者未嘗以故事強其臣二臣者未嘗以故事徇其君故史冊書之爲盛事士大夫傳之爲美談無他君能教臣以孝臣有孝可移於君也自是而後無復禮義王黼史嵩之陳宜中賈似道之徒皆援故事起復然天下壞亂社稷傾危流禍當時遺



譏後代無他君不教臣以孝臣無孝可移於君也陛下  
必欲賢身任天下之事則賢身不可留口實可言宜降  
溫詔俾如劉珙得以言事使賢於天下之事知必言言  
必盡陛下於賢之言聞必行行必力賢雖不起復猶起  
復也苟知之而不能盡言言之而不能力行賢雖起復  
無益也且陛下無謂廟堂無賢臣庶官無賢士君孟也  
臣水也水之方圓孟實主之臣之直佞君實召之陛下  
誠於退朝之暇親直諒博洽之臣講聖學君德之要詢  
政事得失察民生利病訪人才賢否考古今盛衰舍獨  
信之偏見納逆耳之苦言則衆賢羣策畢萃於朝又何  
待違先王之禮經損大臣之名節然後天下可治哉臣  
伏見比年以來朝廷以奪情爲常典縉紳以起復爲美  
名食稻衣錦之徒接踵廟堂不知此人於天下之重何  
關耶且婦於舅姑喪亦三年孫於祖父母服則齊衰奪  
情於夫初無預其妻奪情於父初無干其子今或舍館  
如故妻孥不還乃號於天下曰本欲終喪朝命不許雖  
三尺童子臣知其不信也爲人父者所以望其子之報  
豈擬至於此哉爲人子者所以報其親之心豈忍至於  
此哉枉已者不能直人忘親者不能忠君陛下何取於  
若人而起復之也今大臣起復羣臣不以爲非且從而



贊之羣臣起復大臣不以爲非且從而成之上下成俗  
混然同流率天下之人爲無父之歸臣不忍聖明之朝  
致綱常之壞風俗之弊一至此極也願陛下斷自聖衷  
許賢歸家持服其他已起復者仍令奔喪未起復者悉  
許終制脫有金革之變亦從墨衰之權使任軍事於外  
盡心喪於內將朝廷端則天下一大臣法則羣臣效人  
倫由是明風俗由是厚矣疏入謫福建市舶司副提舉  
御史陳選疏救不報御史程瑔復申救帝切責之尚書  
王翱以文彥博救唐介事諷賢賢曰濫公市恩歸怨朝  
廷吾不可以效之亡何賢卒明年以學士商輅言召復

原職改南京居二年引疾歸遂不復出倫爲人剛正嚴  
於律已義所在毅然必爲於富貴名利泊如也里居倡  
行鄉約相率無敢犯衣食粗惡或遺之衣見道墮解以  
覆之晨留客飲妻子貸粟鄰家及午方炊不爲意以金  
牛山人跡不至築室著書其中四方從學者甚衆十四  
年卒年四十八嘉靖初從御史唐龍請追贈左春坊諭  
德諡文毅學者稱一峰先生乃倫爲提舉時御史豐城  
涂棐巡按福建司禮中官黃勗延平人也請見棐不可  
泉州知府李宗學以受賕爲未所按訐棐自解賜從中  
主其奏棐宗學俱被徵詞連未當并逮鎮撫司某曰羅



先生可至此乎即日鞫成上之倫得免棊亦復官棊天  
順四年進士成化中嘗言祖宗朝政事必與大臣面議  
自先帝幼冲未能裁決柄國者慮其缺遺假簡易之辭  
以便宣布凡視朝奏事諭旨輒曰所司知之此一時權  
宜非可循爲定制况批答多參以中官內閣或不與尤  
乖祖制乞復面議杜蔽壅之弊憲宗不能用終廣東副  
使

章懋字德懋蘭谿人成化二年會試第一成進士改庶  
吉士明年冬授編修憲宗將以元夕張燈命詞臣撰詩  
詞進奉懋與同官黃仲昭檢討莊景疏諫曰頃諭臣等

撰鰲山煙火詩詞臣等竊議此必非陛下本懷或以兩  
宮聖母在上欲備極孝養奉其歡心耳然大孝在乎養  
志不可徒陳耳目之玩以爲養也今川東未靖遼左多  
虞江西湖廣赤地數千里萬姓嗷嗷張口待哺此正陛  
下宵旰焦勞兩宮母后同憂天下之日至翰林官以論  
思爲職鄙俚之言豈宜進於君上伏讀宣宗皇帝御製  
翰林箴有曰啓沃之言唯義與仁堯舜之道鄒魯以陳  
張燈豈堯舜之道詩詞豈仁義之言若謂煙火細故不  
足爲聖德累則舜何必不造漆器禹何必不嗜旨酒漢  
文何必不作露臺古帝王慎小謹微必矜細行者正以



明史卷一百七十九 列傳 五十一  
欲不可縱漸不可長也伏乞將煙火停止移此視聽以  
明日達聰省此貲財以振饑恤困則災祲可銷太平可  
致帝以元夕張燈祖宗故事惡懋等妄言竝杖之闕下  
左遷其官修撰羅倫先以言事被黜時稱翰林四諫懋  
既貶臨武知縣未行以給事中毛弘等論救改南京大  
理左評事踰三年遷福建僉事平秦寧沙尤賊聽福安  
民採礦以杜盜源建議番貨互通貿易以裕商民政績  
甚著滿考入都年止四十一力求致仕吏部尚書尹旻  
固留之不可既歸屏跡不入城府奉親之暇專以讀書  
講學爲事弟子執經者日益進貧無供具惟脫粟菜羹

而已四方學士大夫高其風稱爲楓山先生家居二十  
餘年中外交薦部檄屢起之以親老堅不赴弘治中孝  
宗登用羣賢衆議兩京國學當用名儒起謝鐸於北監  
及南監缺祭酒遂以懋補之懋方遭父憂不就時南監  
缺司業且二十年詔特以羅欽順爲之而虛位以待懋  
十六年服闋懋復固辭不允始蒞任六館士人人自以  
爲得師監生尤懋母病例不得歸省晝夜泣懋遣之歸  
曰吾寧以違制獲罪武宗立陳勤聖學隆繼述謹大婚  
重詔令敬天戒五事正德元年乞休五疏不允復引疾  
懇辭明年三月始得請五年起南京太常卿明年又起



爲南京禮部右侍郎皆力辭不就言者屢陳懋德望請加優禮詔有司歲時存問世宗嗣位卽家進南京禮部尚書致仕其冬遣行人存問而懋已卒年八十六贈太子少保謚文懿懋爲學恪守先儒訓或諷爲文章曰小技耳子弗暇有勸以著述者曰先儒之言至矣及其繁可也通籍五十餘年歷俸僅滿三考難進易退世皆高之生三子兼令業農縣令過之諸子釋耒跪迎人不知其貴公子也子省懋於南監徒步往道爲巡檢所笞已知而請罪懋慰遣之晚年三子一孫盡死年八十二生少子接後以廕爲國子生從子拯字以道幼從懋學登

弘治十五年進士爲刑部主事正德初忤劉瑾下詔獄謫梧州府通判瑾誅擢南京兵部郎中嘉靖中累官工部尚書桂萼欲復海運延公卿議得失拯曰海運雖有故事而風濤百倍於河且天津海口多淤自古不聞有濬海者議遂寢南北郊議起拯言不可失帝意尋坐郊壇祭器缺供落職歸久之復官致仕卒

黃仲昭名潛以字行莆田人祖壽生翰林檢討有學行父嘉束鹿知縣以善政聞仲昭性端謹年十五六卽有志正學登成化二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與章懋莊景同以直諫被杖謫湘潭知縣在道用諫言言改南京



大理評事兩京諸司隸卒率放還而取其月錢爲故事  
惟仲昭與羅倫不取御史縱子弟取賂刑部曲爲地仲  
昭駁正之有羣掠民婦轉鬻者部坐首惡一人仲昭請  
皆坐連遭父母喪不離苫塊者四年服除以親不逮養  
遂不出弘治改元御史姜洪疏薦吏部尚書王恕檄有  
司敦趣比至恕逐之大門外揖讓升堂相向再拜世兩  
高之除江西提學僉事誨士以正學久之再疏乞休日  
事著述學者稱未軒先生卒年七十四仲昭兄深御史  
深子乾亨行人使滿刺加歿於海乾亨子如金廣西提  
學副使希雍蘇州同知仲昭孫懋南京戶部侍郎

莊景字孔暘江浦人自幼豪邁不羣嗜古博學舉成化  
二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翰林檢討與編修章懋黃仲昭  
疏諫內廷張燈忤旨廷杖二十謫桂陽州判官尋以言  
官論救改南京行人司副居三年母憂去繼丁父憂哀  
毀喪除不復出卜居定山二十餘年學者稱定山先生  
巡撫王恕嘗欲葺其廬辭之景生平不尚著述有自得  
輒見之於詩薦章十餘上部檄屢趣俱不赴大學士邱  
濬素惡景語人曰率天下士背朝廷者景也弘治七年  
有薦景者奉詔起用景念濬當國不出且得罪強起入  
都大學士徐溥語郎中邵竇曰定山故翰林復之濬聞



曰我不識所謂定山也乃復以爲行人司副俄遷南京  
吏部郎中得風疾明年乞身歸部臣不爲奏又明年京  
察尚書倪岳以老疾罷之居二年卒年六十三天啓初  
追諡文節

鄒智字汝愚合州人年十二能文家貧讀書焚木葉繼  
晷者三年舉成化二十二年鄉試第一時帝益倦於政  
而萬安劉吉尹直居政府智憤之道出三原謁致仕尚  
書王恕慨然曰治天下在進君子退小人方今小人在  
位毒痛四海而公顧屏棄田里智此行非爲科名欲上  
書天子別白賢奸拯斯民於塗炭耳恕奇其言笑而不

答明年登進士改庶吉士遂上疏曰陛下於輔臣遇事  
必咨殊恩異數必及亦云任矣然或進退一人處分一  
事往往降中旨使一二小人陰執其柄是旣任之而又  
疑之也陛下豈不欲推誠待物哉由其進身之初多出  
私門先有以致陛下之厭薄及與議事又唯諾惟謹使  
使覘覘若有所不敢反不如一二俗吏足以任事此陛  
下所爲疑也臣竊以爲過矣昔宋仁宗知夏竦懷詐則  
黜之知呂夷簡能改過則容之知杜衍韓琦范仲淹富  
弼可任則不次擢之故能北拒契丹西臣元昊未聞一  
任一疑可以成天下事也願陛下察孰爲竦孰爲夷簡



而黜之容之孰爲衍琦仲淹弼而擢之日與講論治道  
不使小人得參其間則天工亮矣臣又聞天下事惟輔  
臣得議惟諫官得言諫官雖卑與輔臣等乃今之諫官  
以軀體魁梧爲美以應對捷給爲賢以簿書刑獄爲職  
業不畏天變不恤人窮或以忠義激之則曰吾非不欲  
言言出則禍隨其誰吾聽嗚呼旣不能盡言效職而復  
引過以歸於上有人心者固如是乎臣願罷黜浮冗廣  
求風節之臣合仗下糾彈入閣參議或請對或輪對或  
非召對霽色接之溫言導之使得畢誠盡蘊則天聽  
開矣又聞汲黯在朝淮南寢謀君子之有益人國也

大矣以陛下之聰明寧不知君子可任而故屈抑之哉  
乃小人巧讒間以中傷之耳今碩德如王恕忠鯁如強  
珍亮直剛方如章懋林俊張吉皆一時人望不宜貶錮  
負上天生才之意陛下誠召此數人置要近之地使各  
盡其平生則天心協矣臣又聞高皇帝制闈寺惟給掃  
除不及以政近者舊章日壞邪徑日開人主大權盡出  
其手內倚之爲相外倚之爲將藩方倚之爲鎮撫伶人  
賤工倚之以作奇技淫巧法王佛子倚之以恣出入宮  
禁此豈高皇帝所許哉願陛下以宰相爲股肱以諫官  
爲耳目以正人君子爲腹心深慮宗社長久之



計則大綱正矣然其本則在陛下明理何如耳竊聞侍  
臣進講無反覆論辨之功陛下聽講亦無從容沃心之  
益如此而欲明理以應事臣不信也願陛下念義理之  
難窮惜日月之易邁考之經史驗之身心使終歲無間  
則聖學明而萬事畢治豈特四事之舉措得其當已耶  
疏入不報智既慷慨負奇其時御史湯蘂中書舍人吉  
人進士李文祥亦竝負意氣智皆與之善因相與品覈  
公卿裁量人物未幾孝宗嗣位弊政多所更智喜以爲  
其志且得行乃復因星變上書曰伏讀明詔云天下利  
弊所當興革所在官員人等條具以聞此殆陛下知前

日登極詔書爲奸臣所誤禁言官毋風聞挾私言事物  
論囂然故復下此條自解耳夫不曰朕躬有過朝政有  
闕而曰利弊當興革不曰許諸人直言無隱而曰官員  
人等條具以聞陛下所以求言者已不廣矣今欲興天  
下之利革天下之弊當求利弊之本原而興且革之不  
當毛舉細故以爲利弊在是也本原何在閣臣是已少  
師安持祿怙寵少保吉附下罔上太子少保直挾詐懷  
奸世之小人也陛下留之則君德必不就朝政必不修  
此弊所當革者也致仕尚書王恕忠亮可任大事尚書  
王竑剛毅可寢大奸都御史彭韶方正可決大疑世之



君子也陛下用之則君德開明朝政清肅此利所當興也然君子所以不進小人所以不退大抵由宦官權重而已漢元帝嘗任蕭望之周堪矣卒制於弘恭石顯宋孝宗嘗任劉俊卿劉珙矣卒間於陳源甘昇李林甫牛仙客與高力士相附和而唐政不綱賈似道丁大全與董宋臣相表裏而宋室不振君子小人進退之機未嘗不繫此曹之盛衰願陛下鑒既往謹將來攬天綱張英斷凡所以待宦官者一以高皇帝爲法則君子可進小人可退而天下之治出於一矣以陛下聰明冠世豈不知刑臣不可委信然而不免誤用者殆正心之學未講

也心發於天理則耳目聰明言動中節何宦官之能惑發於人欲則一身無主萬事失綱投間抵隙蒙蔽得施雖有神武之資亦將日改月化而寢失其初欲進君子退小人興天下之利革天下之弊豈可得哉帝得疏頷之居無何安直相繼罷斥而吉任寄如故銜智刺骨魏常朝當侍班智告之曰祖宗盛時御史侍班得面陳政務得失立取進止自後惟退而具疏此君臣情意所由隔也君幸值維新之日盍倣先朝故事行之及恕赴召至京智往謁曰後世人臣不獲時見天子故事多苟且願公且勿受官先請朝見



除革而後拜命庶其有濟若先受官無復見天子之日矣魏與恕亦未能用其言會劉槃獄起吉使其黨魏璋入智名遂下詔獄智身親三木僅屬喘息慷慨對簿曰智見經筵以寒暑輟講午朝以細事塞責紀綱廢弛風俗浮薄生民憔悴邊備空虛私竊以爲憂與魏等往來論議誠有之不知其他讞者承吉意竟謫廣東石城所吏日事具湯藥傳智至廣東總督秦紘檄召修書乃居會城聞陳獻章講道新會往受業自是學益粹弘治四年十月得疾遽卒年二十有六同年生吳廷舉爲順德知縣歿而歸其喪天啓初追謚忠介

舒芬字國裳進賢人年十二獻馴鴈賦於知府祝瀚遂知名正德十二年舉進士第一授修撰時武宗數微行畋遊無度其明年孝貞皇后崩甫踰月欲幸宣府託言往視山陵罷沿道兵衛芬上言陛下三年之內當深居不出雖釋服之後固儼然笄疾也且自古萬乘之重非奔竄逃匿未有不嚴侍衛者又等威莫大於車服以天子之尊下同庶人舍大輅袞冕而羸車褻服是御非所以辨上下定禮儀不聽孝貞山陵遇迎主祔廟自長安門入芬又言孝貞皇后作配茂陵未聞失德祖宗之制旣葬迎主必入正門昨孝貞之主顧從陛下駕由旁門



入他日史臣書之曰六月己丑車駕至自山陵迎孝貞  
純皇后主入長安門將使孝貞有不得正終之嫌其何  
以解於天下後世昨祔廟之夕疾風迅雷甚雨意者聖  
祖列宗及孝貞皇后之靈儆告陛下也陛下宜卽明詔  
中外以示改過不報遂乞歸養不許又明年三月帝議  
南巡時寧王宸濠久蓄異謀與近倖相結人情惶懼言  
官伏闕諫忤旨被責讓芬憂之與吏部員外郎夏良勝  
禮部主事萬潮庶吉士汪應軫要諸曹連章入諫衆許  
諾芬遂偕編修崔桐庶吉士江暉王廷陳馬汝驥曹嘉  
及應軫上疏曰古帝王所以巡狩者協律度同量衡訪

遺老問疾苦黜陟幽明式序在位是以諸侯畏焉百姓  
安焉若陛下之出不過如秦皇漢武侈心爲樂而已非  
能行巡狩之禮者也博浪柏谷其禍亦可鑒矣近者西  
北再巡六師不攝四民告病哀痛之聲上徹蒼昊傳播  
四方人心震動故一聞南巡詔書皆鳥驚獸散而有司  
方以迎奉爲名徵發嚴急江淮之間蕭然煩費萬一不  
逞之徒乘勢倡亂爲禍非細且陛下以鎮國公自命苟  
至親王國境或據勛臣之禮以待陛下將北嚮朝之乎  
抑南面受其朝乎假令循名責實深求悖謬之端則左  
右寵倖無死所矣尚有事堪痛哭不忍言者宗藩蓄劉



鼻之釁大臣懷馮道之心以祿位爲故物以朝署爲市  
廛以陛下爲奕棋以革除年間爲故事特左右寵倖知  
術短淺無能以此言告陛下耳使陛下得聞此言雖禁  
門之外亦將警蹕而出尚敢輕騎慢遊哉疏入陸完迎  
謂曰上聞有諫者輒恚欲自引決諸君且休勿歸過君  
上沾直名芬等不應而出有頃良勝潮過芬扼腕恨完  
芬因邀博士陳九川至酌之酒曰匹夫不可奪志君輩  
可遂已乎明日遂偕諸曹連疏入帝大怒命跪闕下五  
日期滿復杖之三十芬創甚幾斃昇至翰林院中掌院  
者懼得罪命標出之芬曰吾官此卽死此耳竟謫福建

市舶副提舉裏創就道世宗卽位召復故官嘉靖三年  
春昭聖太后壽旦詔免諸命婦朝賀芬言前者興國太  
后令旦命婦朝賀如儀今遇皇太后壽節忽行傳免恐  
失輕重之宜乞收成命以彰聖孝帝怒奪俸三月時帝  
欲尊崇本生芬偕其僚連章極諫及張璫桂萼方獻夫  
驟擢學士芬及同官楊維聰編修王思差與同列拜疏  
乞罷未幾復偕同官楊慎等伏左順門哭爭帝怒下獄  
廷杖奪俸如初旋遭母喪歸卒於家年四十四世稱忠  
孝狀元芬手神玉立負氣峻厲端居竟日無倦容夜則  
計過自訟以倡明絕學爲已任其學貫諸經兼通天



文律曆而尤精於周禮嘗曰周禮視儀禮禮記猶蜀之視吳魏也賈氏謂儀禮爲本周禮爲末妄矣朱子不加是正何也疾革其子請所言惟以未及表章周禮爲恨學者稱梓溪先生萬曆中追諡文節先是修撰羅倫以諫謫福建提舉踰六十年而芬繼之與倫同鄉同官所謫地與官又同福建士大夫遂祀芬配倫云崔桐字來鳳海門人鄉試第一與芬同進士及第授編修既諫南巡並跪闕下受杖奪俸嘉靖中以侍讀出爲湖廣右參議累擢國子祭酒禮部右侍郎馬汝驥字仲房綏德人正德十二年進士改庶吉士偕芬等諫南巡罰跪受杖

教習期滿當授編修特調澤州知州懲王府人虐小民比王有所屬輒投其書櫝中不視陵川知縣貪汝驥欲黜之巡按御史爲曲解汝驥不聽竟褫其官世宗立召復編修尋錄直諫功增秩一等預修武宗實錄進修撰歷兩京國子司業擢南京右通政就改國子祭酒召拜禮部右侍郎尚書嚴嵩愛重汝驥入閣稱之帝特加侍讀學士汝驥行已峭厲然性故和易人望歸焉卒贈尚書諡文簡應軫等自有傳

贊曰詞臣以文學侍從爲職非有言責也激於名義侃侃廷諍抵罪謫而不悔豈非皎然志節之士歟奪情之



明史卷一百七十九  
列傳第六十八  
典不始李賢然自羅倫疏傳誦天下而朝臣不敢以起復為故事於倫理所裨豈淺鮮哉章懋等引宣宗箴明國家設官意不為彰君之過鄒智指列賢奸矯拂媮末舒芬危言聳切有爰盜監轡之風况夫清修峻節行無瑕尤若諸子者洵足以矯文士浮夸之習矣

明史卷一百七十九終

明史卷一百八十一 列傳第六十八

總裁官總理事務 經筵講官 兼太子太保和殿大學士 兼管吏部尚書事 加六級 張璠 李承 救修

張寧

王徽

王淵等

毛弘

邱弘

李森

魏元 康永韶等

強珍

王瑞 張櫻

李俊

汪奎 從子舜民 崔陞等

湯鼐

吉人 劉傑

姜綰 余濬等

姜洪

歐陽旦 楊亨

曹麟



彭程

雁泮 呂 獻

葉紳

胡獻 武 鸞等

張弘至

屈伸

王獻臣

吳一貫 余 濂

張寧字靖之海鹽人景泰五年進士授禮科給事中七年夏帝從唐瑜等奏考覈南京大小諸臣寧言京師尤根本地不可獨免又言京衛帶俸武職一衛至二千餘人通計三萬餘員歲需銀四十八萬米三十六萬并他折俸物動經百萬耗損國儲莫甚於此而其間多老弱不嫻騎射之人莫若簡可者補天下都司衛所缺官而

悉汰其餘議格不行帝得疾適遇星變詔罷明年元會百官朝參如朔望寧言四方來覲不得一覲天顏疑似之際必至訛言相驚願勉循舊典用慰人心帝疾不能從而奪門之變作天順中曹石竊柄事關禮科者寧輒裁損英宗以是知寧朝鮮與鄰部毛憐衛讐殺詔寧同都指揮武忠往解寧辭義慷慨而忠驍健張兩弓折之射鴈一發墜朝鮮人大驚服兩人竟解其讐而還中官覃包邀與相見不往尋擢都給事中憲宗初御經筵請日以大學衍義進講是年十月皇太后生辰禮部尚書姚夔仍故事設齋建醮會百官赴壇行香寧言無益徒



傷大體乞禁止帝嘉納之未幾給事中王徽以平玉事劾大學士李賢得罪寧率六科論救由是寢與內閣忤會王竑等薦寧堪僉都御史清車職貼黃與岳正並舉得旨會舉多私皆予外任舉出爲汀州知府以簡靜爲治期年善政具高寧才寧負志節善章奏聲稱籍甚英宗嘗欲重用之不果久居諫垣不爲大臣所喜旣出守益鬱鬱不得志以病免歸家居三十年言者屢薦終不復召無子有二妾寧沒剪髮誓死樓居不下者四十年詔旌爲雙節

王徽字尚文應天人天順四年進士除南京刑科給事

中憲宗卽位數月與同官王淵朱寬李翔李鈞疏陳四事末言自古宦官賢良者少奸邪者多若授以大權致令敗壞然後加刑是始愛而終殺之非所以保全之也願法高皇帝舊制毋令預政典兵置產立業家人義子悉編原籍爲民嚴禁官吏與之交接惟厚其賞賚使得豐足無復他望此國家之福亦宦官之福也其冬帝人萬妃譖廢吳后罪中官牛玉擅易中宮謫之南京徽復與淵等劾之曰陛下冊立中宮此何等事而賊臣牛玉乃大肆奸欺中宮旣退人情咸謂玉必萬死顧僅斥陪京猶全首領則凡侍陛下左右者將何所忌



大臣身居輔弼視立后大事漠然不以加意方王欺肆之初婚禮未成禮官畏權輒爲阿附及王事發之後國法難貸刑官念舊竟至苟容而李賢等又坐視成敗不出一言黨惡欺君莫此爲甚請并罪賢等爲大臣不忠者戒臣等前疏請保全宦官正欲防患於未萌乃處置之道未聞牛王之禍果作然往不可諫來猶可追臣等不敢遠引請以近事徵之正統末有王振矣詎意復有曹吉祥天順初有吉祥矣詎意復有牛玉若又不思預防安知後不有甚於牛王者哉夫宦者無事之時似甚恭慎一聞國政卽肆奸欺將用某人也必先賣之以爲

已功將行某事也必先泄之以張已勢迨趨附日衆威權日盛而禍作矣此所以不可預聞國政也內官在帝左右大臣不識廉恥多與交結醜獻珍奇伊優取媚卽以爲賢而朝夕譽之有方正不阿者卽以爲不肖可切夕讒謗之日加浸潤未免致疑由是稱譽者獲顯者被斥恩出於內侍怨歸於朝廷此所以不可許結也內官弟姪授職任事倚勢爲非聚奸養惡利奸弊多端身雖居內心實在外內外交通亂此所以不可使其子姪在外任職營立家產也臣職居言路不爲苟容雖死無悔惟陛下裁察詔謂妄言邀



譽欲加罪諸給事御史交章論救乃並謫州判官徽得  
貴州普安淵茂州寬潼川翔寧州鈞綏德奏蓋鈞筆也  
侍郎葉盛編修陳音相繼請留不納最後御史楊琅言  
尤切幾得罪徽至普安興學校教士始有舉於鄉者郤  
土官隴暢及白千戶賄治甚有聲居七年棄官歸言者  
屢薦終以宦官惡之不復錄徽嘗曰今仕者以剛方爲  
刻怠緩爲寬學者以持正爲滯恬軟爲通爲文以典雅  
爲膚淺怪異爲古健其論治嘗誦張宣公語無求辦事  
之人當求曉事之人時皆服其切中弘治初吏部尚書  
王恕薦起陝西左叅議踰年謝病還卒年八十三子章

見文苑傳王淵浙江山陰人天順元年進士除南京吏  
科給事中素伉直終順天府治中朱寬莆田人李翔大  
足人皆天順元年進士李鈞永新人景泰二年進士寬  
爲南京禮科給事中翔兵科鈞工科旣被謫寬進表入  
京道卒翔鈞皆以判官終

毛弘字士廣鄞人登天順初進士六年授刑科給事中  
成化三年夏偕六科諸臣上言比塞上多事正陛下宵  
衣旰食時乃聞退朝之暇頗事逸遊礮聲數聞於外非  
禁城所宜有况災變頻仍兩畿水旱川廣兵革之餘公  
私交困願省遊戲宴飲之娛停金豆銀豆之賞日御經



筵講求正學庶幾上解天怒下慰人心御史展毓等亦以爲言皆嘉納帝從學士商輅請改元後建言罷官者悉錄用弘請斷自踐阼而後召還給事中王徽等不許慈懿太后崩詔別葬弘偕魏元等疏諫未得請朝罷弘倡言曰此大事吾輩當以死諫請合大小臣工決闕固爭衆許諾有退却者給事中張賓呼曰君輩獨不受國恩乎何爲首鼠兩端乃伏哭文華門竟得如禮弘在垣中所論列最多聲震朝宇帝頗厭苦之嘗曰昨日毛弘今日毛弘前後所陳或不見聽而弘慷慨論議無所屈畝天監正谷濱受賕當除名命輸贖貶秩正一真人張

元吉有罪論死詔繫獄弘等皆固爭終不聽三遷至都給事中得疾暴卒

邱弘字寬叔上杭人天順末進士授戶科給事中數陳時政成化四年春偕同官上言洪武永樂間以畿輔山東土曠人稀詔聽民開墾永不科稅邇者權豪怙勢率指爲閒田朦朧奏乞如嘉善長公主求文安諸縣地西天佛子劄實巴求靜海縣地多至數十百頃夫地踰百頃古者百家產也豈可徇一人之私情而奪百家恆產哉帝納其言詔自今請乞皆不許著爲令劄實巴所乞地竟還之民弘再遷至都給事中六年夏山東河南大



早弘請振因言四方告災部臣拘成例必覆實始免上  
雖蠲租下鮮實惠請自今遇災撫按官勘實卽與蠲除  
從之萬貴妃有寵中官梁芳陳喜爭進浮巧奸人屠宗  
順輩日獻奇異寶石輒厚酬之糜帑藏百萬計有因以  
得官者都人傲傲競尚侈靡僭擬無度弘偕同官疏論  
宗順等罪請追還帑金嚴禁侈俗事下刑部尚書陸瑜  
因請置宗順等於理沒其貲以振饑民帝不許但命僭  
侈者罪無赦然竟不能禁也京師歲歉米貴而四方游  
僧萬數弘請驅逐以省冗食又請發太倉米減價以糶  
給貧民最甚者帝悉從之復言在京百獸房及清河寺

諸處所畜珍禽野獸日飼魚肉米菽乞並縱放以省冗  
費報聞明年使琉球道卒弘與毛弘同居言路皆敢言  
人稱二弘云

李森字時茂歷城人天順元年進士授戶科給事中負  
氣敢言憲宗立上疏請禁朝覲官科歛徵求爲民害者  
吏部尚書王翱請從其言帝爲下詔禁止頃之言近有  
無功而晉侯伯都督者有無才德而位九列者有以畫  
奕彈琴醫卜技能而得官職者名爵日輕廩祿日費是  
玩天下之公器棄國家之大柄也自今宜擇人授母令  
匪才競進且請嚴軍官黜陟覈逃伍虛糧皆報可御史



謝文祥以劾姚夔下獄森偕同官救之不納明年夏日  
食瓊山縣地震森疏陳十事未幾以貴倖侵奪民產率  
諸給事言昔奉先帝敕皇親強占軍民田者罪毋赦投  
獻者戍邊一時貴戚莫敢犯比給事中邱弘奏絕權貴  
請乞陛下亦既俯從乃外戚錦衣指揮周彧求武強武  
邑田六百餘頃翊聖夫人劉氏求通州武清地三百餘  
頃詔皆許之何其與前敕悖也彼谿壑難厭而畿內膏  
腴有限小民衣食皆出於此一旦奪之何以爲生且本  
朝百年來戶口日滋安得尚有閒田不耕不稼名爲奏  
求實豪奪而已帝善其言而已賜者仍不問山西災山

東及杭紹嘉湖大水森等請蠲振帝並從之時帝未有  
儲嗣而萬貴妃專寵後宮莫得進言者每勸上普恩澤  
然未敢顯言妃妬也惟森抗章爲言帝心愠森已再遷  
左給事中會戶科都給事中缺吏部列森名上詔子外  
任部擬興化知府不允乃出爲懷慶通判未幾投劾歸  
不復出

魏元字景善朝城人天順元年進士授禮科給事中成  
化初萬貴妃兄弟驕橫元疏劾之四年慈懿太后崩將  
別葬元偕同官三十九人抗章極諫御史康永韶亦偕  
同官四十一人爭之伏哭文華門竟得如禮其年九月



彗星見元率諸給事上言入春以來災異疊至近又彗  
星見東方光拂台垣皆陰盛陽微之證臣聞君之與后  
猶天之與地不可得而參貳也傳聞宮中乃有盛寵匹  
耦中宮尚書姚夔等向嘗言之陛下謂內事朕自裁置  
屏息傾聽將及半載而昭德宮進膳未聞少減中宮未  
聞少增夫宮闈雖遠而視聽猶咫尺衽席之微謫見元  
象不可不懼且陛下富有春秋而震位尚虛豈可以宗  
社大計一付之愛專情一之人而不求所以固國本安  
民心哉願明伉儷之義嚴嫡妾之防俾尊卑較然各安  
其分本支百世之基實在於此四方旱澇相仍民困

棘荆藪流民告變陛下作民父母初無做惕僅循故事  
付部施行而戶部尚書馬昂凡有奏報遇上意喜則曰  
移所司處置遇上意怒則曰事室難行微有利害卽乞  
聖裁首鼠依違民更何望惟亟罷征稅發內帑遣官振  
贍庶可少慰人心陛下崇信異教每遇生愍之辰輒重  
糜貲財廣建齋醮而西僧劉實巴等至加法王諸號賜  
予駢蕃出乘輿與導用金吾仗縉紳避道奉養過於親  
王悖理亂紀孰甚於此乞革奪名號遣還其國追錄橫  
賜用振饑民仍敕寺觀永不得再請齋醮以蠹國用天  
下之財不在官則在民今公私交困由玩好太多賞賚



無節或營立塔寺或購市珍奇一物之微累價巨萬國帑安得不絀願屏絕淫巧停罷宴遊諸銀場及不急務悉爲禁止至兩京文武大臣不乏奸貪爭爲蒙蔽陛下勿謂其位高而不忍遽去勿謂其舊臣而姑且寬容宜令各自陳免用全大體其貪位不去者則言官糾劾而臣等濫居言路無補於時亦望罷歸爲不職戒帝優詔褒答之然竟不能用元屢遷都給事中出爲福建右參政巡視海道嚴禁越海私販巨商以重寶賂元怒叱出之母憂歸廬墓三年服除起江西參政卒康永韶字用和祁門人舉於鄉入國學選授御史成化初巡按畿輔

劾尚書馬昂抑市民地四年偕同官朝深鄭巳等爭慈懿太后山陵事彗星見復偕同官上言八事大旨與元前疏相類兩京大臣考察庶寮去留多不當永韶等復劾大臣行私且摘刑部主事余志等十二人罪爲志所許俱下詔獄永韶謫順昌知縣再調福清惠安久之有薦其知天文者中旨召還授欽天監正進太常少卿掌監事永韶爲御史有直聲及是乃更迎合取寵占候多隱諱甚者以災爲祥陝西大饑永韶言今春星變當有大咎賴秦民饑死是當之誠國家無疆福帝甚悅中旨擢禮部右侍郎仍掌監事坐曆多訛字落職歸胡深定



明史卷一百一十一 列傳 十一  
遠衛人天順未進士既爭慈懿太后山陵事復與同官  
陳宏鄭己何純方昇張進祿上疏請斥奸邪痛詆學士  
商輅尚書程信姚夔馬昂帝不納翌日給事中董旻陳  
鶴胡智亦劾輅等疏呈御前故事諫官彈章非大廷宣  
讀則封進未有不讀而面呈者帝不悅曰大臣進退有  
體旻等敢不循舊章亂朝儀耶輅等乞休帝惟聽昂去  
夔憤甚連疏求去深旻等復合辭攻而詆夔甚力帝怒  
下深等九人獄先是御史林誠亦嘗劾輅不納引病去  
帝并屬誠吏毛弘等皆論救輅亦請寬之乃各杖二十  
復其官未幾深出按陝時杖殺訴冤者謫黔陽丞稍遷

林知州卒鄭己山海衛人成化二年進士巡按陝西  
請蠲邊地逋賦分別邊兵令壯者戰守老弱耕牧章下  
所司定西侯蔣琬鎮甘肅己欲按其罪語洩爲所劾戍  
宣府己性冷傲時論不甚惜董旻樂平人成化二年進  
士歷吏科都給事中爲吏所訐下詔獄謫石臼知縣孝  
宗時卒官四川參議

強珍字廷貴滄州人成化二年進士除涇縣知縣請減  
額賦民德之擢御史初遼東巡撫陳鉞啟釁召敵敵至  
務爲蔽欺巡按御史王崇之劾鉞鉞大恐謀之汪直誣  
逮崇之下詔獄輸贖調延安推官及直鉞用兵方論功



而敵大入中宮韋朗總兵官緱謙等匿不以聞珍往巡按請正鉞罪兵部尚書余子俊等奏鉞累犯重辟不當貸帝弗從未幾指揮王全等誘殺朶顏衛人珍發其狀全等俱獲罪直方自矜有大功聞珍疏怒適巡邊還鉞郊迎五十里訴珍誣已直益怒奏珍所劾皆妄詔遣錦衣千戶蕭聚往勘械赴京比至直先榜掠然後奏聞坐奏事不實當輸贖詔特謫戍遼東而責兵部及言官先嘗劾鉞者居三年直敗復珍官致仕弘治初起山東副使擢大理少卿明年以右僉都御史巡撫宣府時緱謙已罷珍奏留謙才力可用給事中言謙數失機珍不應

奏保遂改南京右通政尋以母老乞休久之卒

王瑞字良璧望江人成化五年進士授吏科給事中嘗於文華殿抗言內寵滋甚詞氣鯁直帝震怒同列戰慄瑞無懼色十五年疏請天下進表官各陳地方利病帝惡其紛擾杖之湖廣江西撫按官以所部災傷盜起請免有司朝覲瑞等言歲侵民困由有司不職正當加罪乃爲請留正官旣留則人才進退何由審辨是朝覲考察兩大典皆從此廢壞矣帝然其言卽命吏部禁之進都給事中言三載黜陟朝廷大典今布按二司賢否由撫按牒報其餘由布按評覆任情毀譽多至失真舉劾



日身卷一百一  
列傳 三  
謬者請連坐十九年冬瑞以傳奉冗員淆亂仕路率同  
官奏曰祖宗設官有定員初無倖進之路近始有納粟  
冠帶之制然止榮其身不任以職今倖門大開鬻販如  
市恩典內降遍及吏胥武階蔭襲下逮白丁或選期未  
至超越官資或外任雜流驟遷京職以至廝養賤夫市  
井童稚皆得攀援妄竊名器踰濫至此有識寒心伏觀  
英廟復辟景泰倖用者卒皆罷斥陛下臨御天順冒功  
者一切革除乞斷自宸衷悉皆斥汰以存國體御史寶  
應張稷等亦言比來末流賤伎妄廁公卿屠狗販繒濫  
入要文職有未識一丁武階亦未挾一矢白徒驟貴

間歲頻遷或父子並坐一堂或兄弟分踞各署甚有軍  
匠逃匿易姓進身官吏犯贓隱罪希寵一日而數十人  
得官一署而數百人寄俸自古以來有如是之政令否  
也帝得疏意頗動居三日貶李孜省凌中等四人秩奪  
黃謙錢通等九人官人心快之明年正月太監尚銘罷  
斥而其黨李榮蕭敬等猶用事瑞等復奏劾之不從瑞  
居諫垣十餘年遷湖廣右參議謝病歸卒

李俊字子英岐山人成化五年進士除吏科給事中屢  
遷都給事中十五年帝以李孜省爲太常寺丞俊偕同  
官言孜省本賊吏不宜玷清班奉郊廟百神祀會御史



亦有言乃改上林監副時汪直竊柄陷馬文升牟俸遣  
戍帝責言官不糾杖俊及同官二十七人御史王濬等  
二十九人當是時帝耽於燕樂羣小亂政屢致災譴至  
二十一年正月朔申刻有星西流化白氣聲如雷帝頗  
懼詔求直言俊率六科諸臣上疏曰今之弊政最大且  
急者曰近倖干紀也大臣不職也爵賞太濫也工役過  
煩也進獻無厭也流亡未復也天變之來率由於此夫  
內侍之設國初皆有定制今或一監而叢一二十人或  
一事而參五六七輩或分布藩郡享王者之奉或總領  
邊疆專大將之權或依憑左右援引儉邪或交通中外

投獻奇巧司錢穀則法外取財貢方物則多端責賂兵  
民坐困官吏蒙殃殺人者見原償事者逃罪如梁芳輩  
與陳喜輩不可枚舉惟陛下大施剛斷無令干紀奉使  
於外者悉爲召還用事於內者嚴加省汰則近倖戢而  
天意可回矣今之大臣其未進也非夤緣內臣則不得  
進其既進也非依憑內臣則不得安此以財買官彼以  
官鬻財無怪其漁獵四方而轉輸權貴也如尚書殷謙  
張鵬李本侍郎艾福杜銘劉俊皆既老且懦尚書張瑩  
張瑄侍郎尹直大理卿田景暘皆清論不愜惟陛下大  
加黜罰勿爲姑息則大臣知警而天意可回矣夫爵以



待有德賞以待有功也今或無故而爵一庸流或無功而賞一貴倖祈雨雪者得美官進金寶者射厚利方士獻煉服之書伶人奏曼延之戲掾史胥徒皆叨官祿俳優僧道亦玷班資一歲而傳奉或至千人數歲而數千人矣數千人之祿歲以數十萬計是皆國之命脉民之脂膏可以養賢士可以活饑民誠可惜也方士道流如左通政李孜省太常少卿鄧常恩輩尤爲誕妄此招天變之甚者乞盡罷傳奉之官毋令汙玷朝列則爵賞不濫而天意可回矣今都城佛刹迄無寧工京營軍士不復遺力如國師繼曉假術濟私糜耗特甚中外切齒願

陛下內惜資財外惜人力不急之役姑賜停罷則工役不煩而天意可回矣近來規利之徒率假進奉以耗國財或錄一方書市一玩器購一畫圖製一簪珥所費不多獲利十倍願陛下洞燭此弊留府庫之財爲軍國之備則進獻息而天意可回矣陝西河南山西赤地千里屍骸枕籍流亡日多萑苻可慮願體天心之仁愛憫生民之困窮追錄貴倖鹽課暫假造寺資財移振饑民俾苟存活則流亡復而天意可回矣夫天下譬之人身人主元首也大臣股肱也諫官耳目也京師腹心也藩郡軀幹也大臣不職則股肱痿痺諫官緘默則耳目塗塞



京師不戢則腹心受病藩郡災荒則軀幹削弱元首豈能宴然而安哉伏望陛下聽言必行事天以實疏斥羣小親近賢臣咨治道之得失究前代之興亡以聖賢之經代方書以文學之臣代方士則必有正誼足以廣聖學讜論足以究天變而手足便利耳目聰明腹心安泰軀幹强健元首於是乎大明矣帝優詔答之降致省上林丞常恩本寺丞繼曉革國節爲民令巡按御史追其誥敕制下舉朝大悅五月復出爲湖廣布政司參議以治中屢官山西參政卒

汪奎字文燦婺源人成化二年進士爲秀水知縣擢御

史二十一年星變偕同官疏陳十事言建言貶謫諸臣効忠於國宜復其職妖僧繼曉結中官梁芳耗竭內藏乞治芳罪斬繼曉都市傳奉官顧賢等皆中官恒從子而冒錦衣李孜省小吏而授通政宜盡斥以清仕路尚書殷謙李本侍郎杜銘尹直皆素乏清譽尚書張鵬張瑩張瑄侍郎杜謙艾福馬顯劉俊大理卿宋欽巡撫都御史魯能馬馴皆老儒無能侍郎談倫奔競無恥巡撫趙文博粗鄙妄爲大理卿田景暘素行不謹宜令致仕鎮守守備內官視天順間逾數倍作威福凌虐有司浙江張慶四川蔡用得逮治四品以下官尤傷國體宜悉



撤還內外坐營監鎗內官增置過多皆私役軍士辦納  
月錢多者至二三百人武將亦皆私役健丁行伍惟存  
老弱勲戚內官奏乞鹽利滿載南行所至張欽賜黃旗  
商旅不行邊儲虧損並宜嚴禁陝西山西河南頻年水  
旱死徙大半山陝之民僅存無幾宜核被災郡縣槩與  
蠲除給事張善吉先坐罪謫官考績至京昏夜乞憐得  
授茲職大玷清班宜罷斥山陝河洛饑民多流邸襄至  
骨肉相噉請大發帑庾振濟消弭他變當是時帝以災  
變求言奎疏入雖觸帝忌未加譴無何有御史失儀奎  
當面糾退朝乃奏帝以其怠緩杖之於廷居數月復出

為夔州通判討平雲陽劇賊孝宗立量移叙州同知以  
薦擢成都知府歲饑多盜振救多復業一遷廣西左布  
政使弘治十四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撫貴州未浹歲晉  
安賊婦米魯作亂被劾致仕正德六年卒從子舜民字  
從仁成化十四年進士授行人擢御史出按甘肅劾中  
官將師失事陳邊計章數十上先是奎杖闕下舜民扶  
掖之帝聞而怒至是奏獄情詞不當貶蒙化衛經歷弘  
治初遷知東莞未上擢江西僉事善讞獄剖析如流其  
清軍法後人遵守之改雲南屯田副使田為勢要奪者  
釐而歸之官麓川遺孽思祿渡金沙江據孟密承檄撫



定之母憂歸服除適淮揚大饑以故官奉命振濟用便  
宜發粟奏停不急務活饑民百二十萬人流冗復業者  
八千餘戶進福建按察使盜竊福清縣庫或誣其怨家  
已成獄舜民廉得真盜脫三十人於死抵誣者罪歲早  
禱不應躬蒞福州獄釋枉繫輕罪者所部有司皆清獄  
遂大雨歷河南左右布政使正德二年以右副都御史  
撫治鄖陽甫一月罷天下巡撫官改莅南京都察院道  
卒奎性簡靜不苟取與以篤實見稱而舜民好學砥行  
矯矯持風節尤負時望方星變求言時九卿各條奏數  
事率有所避無甚激切者唯奎與李俊等言最直而武

選員外郎崔陞彭綱主事蘇章戶部主事周軫刑部主  
事李旦皆有言陞章言宦官妖僧罪請亟誅竄而尚書  
王恕今伊傅不宜置南京綱斥李孜省繼曉請誅之以  
謝天下軫亦請誅梁芳李孜省并汰內侍罷方書旦陳  
十事且言神仙佛老外戚女謁聲色貨利奇技淫巧皆  
陛下素所惑溺而左右近習交相誘之言甚切帝以方  
修省皆不罪後以吏盜鬻舊賜外蕃故敕事下綱章吏  
貶之外而密諭吏部尚書尹旻出旦等且書六十人姓  
名於屏俟奏遷則貶遠惡地旦乃與給事中盧瑀秦昇  
童祝同日俱謫部臣見遠謫者多有應遷者輒故避之



陸軫遂得免崔陞字廷進本樂安人父爲彰德庫大使  
因家焉成化五年進士由工部主事改兵部稍遷延安  
知府四川參政守官廉居常服布袍家童拾馬矢給爨  
家居三十年年八十八卒子銑自有傳彭綱清江人與  
蘇章周軫秦昇童祝皆成化十一年進士貶永寧知州  
改汝州鑿渠溉田數千畝再遷雲南提學副使蘇章餘  
千人貶姚安通判再遷延平知府有政績終浙江參政  
周軫莆田人副使瑛從子後進郎中終山東運使李旦  
字啓東獻縣人成化十七年進士貶鎮遠通判未幾卒  
盧瑀鄞縣人成化五年進士爲刑科給事中疏蠲淮揚

通課十餘萬清西北勒市戰馬宿弊常觸帝怒杖之遷  
工科都給事中與昇祝皆因星變陳言獲譴瑀貶長沙  
通判終廣平知府秦昇南昌人貶廣安州同知童祝蘭  
谿人貶興國州同知終袁州知府是時崔陞以請召王  
恕忤旨而工部主事王純亦以諫罷王恕被杖謫官純  
仙居人成化十七年進士貶思南推官弘治中屢遷湖  
廣提學僉事

湯龜字用之壽州人成化十一年進士授行人擢御史  
孝宗嗣位首劾大學士萬安罔上誤國明日宣至左順  
門中官森列令跪龜曰令龜跪者旨耶抑太監意耶曰



有旨龜始跪及宣旨言疏已留中龜大言臣所言國家大事奈何留中已而安斥龜亦出畿輔印馬馳疏言陛下視朝之餘宜御便殿擇侍臣端方謹厚若劉健謝遷程敏政吳寬者日與講學論道以爲出治之本至如內閣尹直尚書李裕都御史劉敷侍郎黃景奸邪無恥或夤緣中官進用或依附佞倖行私不早驅斥必累聖明司禮中官李榮蕭敬曩爲言官劾罷尋夤緣復人遂撫言官過貶竄殆盡致士氣委靡宜亟正典刑勿爲姑息諸傳奉得官者請悉編置瘴鄉示天下戒且召致仕尚書王恕王竑都御史彭韶僉事章懋等而還建言得罪諸臣以厲風節報聞弘治元年正月龜又劾禮部尚書周洪謨侍郎倪岳張悅南京兵部尚書馬文升因言少傅劉吉與萬安尹直奸貪等耳安直斥而吉獨進官不以爲恥請大申黜陟明示勸懲又劾李榮蕭敬而薦謫降進士李文祥爲臺諫尚書王恕以盛暑請輟經筵龜極言不可語侵怨當是時帝更新庶政言路大開新進者爭欲以功名自見封章旁午頗傷激訐龜意氣尤銳其所抨擊間及海內人望以故大臣多畏之而吉尤不能堪使人陷御史魏璋曰君能去龜行僉院事矣璋欣然日夜伺龜短未幾而吉人之獄起吉人者長安人成



化末進士爲中書舍人四川饑帝遣郎中江漢往振人  
言漢不勝任宜遣四使分道振且擇才能御史爲巡按  
庶荒政有裨因薦給事中宋琮陳璠韓鼎御史曹璘郎  
中王沂洪鐘員外郎東思誠評事王寅理刑知縣韓福  
及壽州知州劉槩可使而巡按則龜足任之璋遂草疏  
僞署御史陳景隆等名言吉人抵抗成命私立朋黨帝  
怒下人詔獄令自引其黨人以龜璘忌誠槩福對璋又  
嗾御史陳璧等言璘福思誠非其黨其黨則龜槩及主  
事李文祥庶吉士鄒智知州董傑是也槩嘗餽龜白金  
貽之書謂夜夢一人騎牛幾墮龜手挽之得不仆又見

龜手執五色石引牛就道因解之曰人騎牛謂朱乃國  
姓意者國將傾賴龜扶之而引君當道也龜槩等自相  
標榜詆毀時政請並文祥智傑逮治疏上古從中主之  
悉下詔獄欲盡置之死刑部尚書何喬新侍郎彭韶等  
持之外議亦洶洶不平乃坐槩妖言律斬龜受賄成肅  
州人欺罔削籍智文祥傑皆謫官吏部尚書王恕奏曰  
律重妖言謂造作符讖類耳槩書詞雖妄良以龜數言  
事不避利害因推詡之今當以妖言設有如造亡秦讖  
者更何以罪之帝得疏意動命姑繫獄既而熱審喬新  
等言槩本不應妖言律且槩五歲而孤無兄弟母孫氏



明史卷一百一十一  
守節三十年曾被旌老病且貧槩死母必不全祈聖恩  
矜恤乃減槩死戍海州槩濟寧人成化二十年進士除  
壽州知州毀境內淫祠幾盡三年教化大行弘治初上  
言刑賞予奪人主大柄後世乃有爲女子小人強臣外  
戚所攘竊者由此輩心險術巧人主稍加親信輒墮計  
中愛者乘君之喜而游言以揚之惡者乘君之怒而微  
言以中之使賢人君子卒受曖昧而去卿相缺人則遷  
延餌引待有交通請屬軟美易制之人然後薦用其剛  
正不阿者輒媒孽而放棄之俟其氣衰慮易不至大立  
異同乃更收錄巧計旣行刑賞予奪雖名人主獨操實

心侵漁國課罪五按季收班匠工銀罪六擅收用罷閑  
都事罪七官僚忤意輒肆中傷罪八妄奏主事周琦罪  
欺罔朝廷罪九保舉罷斥內臣竊天子威柄罪十事下  
南京三法司旣復特遣官覆治以奏先是御史余濬劾  
中官陳祖生違制墾後湖田湖爲之淤奏下南京主事  
盧錦勘報錦故與祖生有隙而給事中方向嘗率同官  
繆樗等劾祖生及文武大臣不職狀又因雷震孝陵柁  
劾大學士劉吉等十一人而詆祖生益力祖生銜向切  
骨時向方監後湖黃冊祖生遂揭向錦實侵湖田詔下  
法司勘勘未上而琮爲給所劾於是琮祖生及吉合謀



明史卷一百八十一  
列傳三十三  
削錦籍謫向官復逮縮及同官孫紘劉遜金章紀傑曹  
王譚肅徐禮余濬給事中繆樛赴京論鞫皆謫爲州判  
官縮謫判桂陽量移寧國同知遷慶遠知府斬劇賊韋  
七旋韋萬妙其黨糾賊數萬攻城縮堅守檄民兵夾擊  
破走之東蘭諸州蠻悉歸侵地總督劉大夏奇其材薦  
爲右江兵備副使思恩知府岑濬逐田州知府岑猛縮  
獻策總督潘蕃蕃令與都指揮金堂合諸路兵大破賊  
思恩平縮條二府形勢請改設流官比中土廷議從之  
縮引疾還俄赴河南按察使尋復以疾歸卒於家余濬  
慈谿人成化十七年進士孝宗初疏請永除納粟入監

令又劾浙江鎮守中官張慶廣東鎮守中官韋眷因薦  
王恕堪內閣馬文升彭韶張悅阮勤黃孔昭堪吏部後  
湖之勘自濬啟之貶平度州判官終知府方向字與義  
桐城人成化十七年進士謫雲南多羅驛丞歷官瓊州  
知府入覲時僕私市一珠處而投諸海繆樛字全之溧  
陽人成化十一年進士孝宗初陳時政八事因劾大學  
士尹直等時號敢言終營州判官孫紘字文冕鄞人成  
化十四年進士謫膠州判官遷廣德知州卒官紘少貧  
傭書市肉以養母旣通籍終身不食肉劉遜安福人成  
化十四年進士謫澧州判官遷武岡知州岷王不檢下



遜裁抑之又欲損其歲祿王怒奏於朝徵下詔獄貶四  
川行都司斷事歷湖廣副使劉瑾徵賄不得坐缺軍儲  
被逮已而釋之再坐斷獄稽延罰米百石先是榮王乞  
辰州常德田二千頃山場八百里民舍市廛千餘間遜  
與巡撫韓重持勿予至是瑾悉子之部議補遜瓊州副  
使瑾勒令致仕瑾誅起官歷福建按察使金章等無他  
表見

姜洪字希範廣德人成化十四年進士除盧氏知縣單  
騎勸農桑民姜仲禮願代父死罪洪奏免之徵拜御史  
孝宗卽位陳時政入事歷詆太監蕭敬內閣萬安劉吉

杜銘大理丞宋經而薦致仕尚書王恕王竑李秉去任  
侍郎謝鐸編修張元禎檢討陳獻章僉事章懋評事黃  
仲昭御史強珍徐鏞于大節給事中王徽蕭顯賀欽員  
外林俊主事王純及現任尚書余子俊馬文升巡撫彭  
韶侍郎張悅詹事楊守陳且言指揮許寧內官懷恩並  
拔出曹輩是副任使他所陳多斥近倖疏辭幾萬言帝  
嘉納之爲所斥者憾不置弘治元年出按湖廣與督漕  
都御史秦紘爭文移被劾所司白洪無罪劉吉欲中之  
再下禮部會議遂貶夏縣知縣御史歐陽旦請召還洪



及暢亨等不納遷桂林知府務種侵擾古田請兵討平之擢雲南參政士官陶洪與八百媳婦約爲亂洪乘間翦滅歷山東左叅政正德二年遷山西布政使劉瑾索賀印錢不應四年二月中旨令致仕瑾誅起山東左布政使七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撫山西未滿歲卒洪性廉直身後喪不能舉天啟初追謚莊介歐陽旦安福人成化十七年進士由休寧知縣擢御史嘗請逐劉吉罷皇莊歷湖廣僉事浙江副使終南京右副都御史暢亨字文通河津人成化十四年進士由長垣知縣擢御史巡按浙江歲饑奏罷上供綾紗等物弘治元年二月景寧

縣風山異獸萬餘大如羊白色銜尾浮空去亨請罷處銀課而寘鎮守中官張慶於法章下所司銀課得減責慶陳狀慶因許亨考察不公停亨俸三月亨又劾僉事鄒滂滂亦許亨慶等構之逮亨謫涇陽知縣給事中龐泮上疏爭不聽

曹璘字廷暉襄陽人成化十四年進士授行人久之選授御史孝宗嗣位疏言梓宮發引陛下宜衰絰杖履送至大明門外拜哭而別率宮中行三年喪貴妃萬氏有罪宜告於先帝削其謚遷葬他所帝納其奏而戒勿言貴妃事頃之請進用王恕等諸大臣復先朝言事于大



明史卷一百八十五  
列傳 三十一  
節等諸臣官放遣宮中怨女罷撤監督京營及鎮守四方太監又言梁芳以指揮袁輅獻地建寺請令襲廣平侯爵以數畝地得侯助臣誰不解體宜亟爲革罷疏奏帝頗采焉弘治元年七月上言近日星隕地震金木二星晝現雷擊禁門皇陵雨雹南京內園災狂夫叫闔景寧白氣飛騰而陛下不深求致咎之由以盡弭災之實經筵雖御徒爲具文方舉輒休暫行遽罷所謂一日暴之十日寒之者願日御講殿與儒臣論議罷斥大學士劉吉等以消天變臣昨冬曾請陛下墨衰視政今每邁節序輒漸御黃衣從官朱紉三年之間爲日有幾宜但

御後服且陛下方諒陰少監鄭鏞乃請選妃嬪雖拒勿納鏞猶任用何以解臣民疑祖宗嚴自宮之禁令此曹于進紛紜當論罪朝廷特設書堂令翰林官教習內使本非高皇帝制詞臣多夤緣以于進而內官亦且假儒術以文奸宜速罷之諸邊有警輒命京軍北征此輩驕惰久不足用乞自今勿遣而以出師之費賞邊軍帝得疏不喜降旨譙讓已出按廣東訪陳獻章於新會服其言論遂引疾歸居山中讀書三十年不入城市  
彭程字萬里鄱陽人成化末進士弘治初授御史巡視京城降人雜處畿甸多爲盜事發則殺戚里奄豎爲窟



穴程每先機制之有發輒得巡鹽兩浙代還巡視光祿  
五年上疏言臣適見光祿造皇壇器皇壇者先帝修齋  
行法之所陛下卽位此類廢斥盡何復有皇壇煩置器  
光祿金錢悉民膏血用得其當猶恐病民况投之無用  
地頃李孜省繼曉輩信邪說而先帝篤信之者意在遠  
希福壽也今二人已伏重辟則禍患之來二人尚不能  
自免豈能福壽他人尚陛下果有此舉宜遏之將萌如  
無請治所司逢迎罪帝初無皇壇造器之命特光祿姑  
爲備帝得程奏大怒以爲暴揚先帝過立下錦衣獄給  
事中叢蘭亦巡視光祿繼上疏論之帝宥蘭奪光祿卿

等俸付程刑部定罪尚書彭鄒等擬贖杖還職帝  
欲置之死命繫之詔等復疏救程子尚王上章乞代父  
死終不聽是時巡按陝西御史嵩縣李興亦坐酷刑繫  
獄及朝審上興及程罪狀詔興斬程及家屬成隆慶文  
武大臣英國公張懋等合疏言興所斃多罪犯不宜當  
以死程用諫爲職坐此戍邊則作奸枉法者何以處之  
尚書王恕又特疏救乃減興死杖之百借妻子戍賓州  
程竟無所減程母李氏年老無他子叩闕乞留侍養南  
京給事中毛珵等亦奏曰昔劉禹錫附王叔文當竄遠  
方裴度以其母老爲請得改連州陛下聖德非唐中主



可比而程罪亦異禹錫祈少矜憐全其母子不許子尚  
隨父戍所遂舉廣西鄉試明年帝念程母老放還其後  
劉瑾亂政追論程巡鹽時稍虧額課勒其家償程死久  
矣止遺一孫女罄產不足則並女鬻之行道皆爲流涕  
龐泮字元化天台人成化二十年進士授工科給事中  
弘治中中旨取善擊銅鼓者泮疏諫屢遷刑科都給事  
中副使楊茂元被逮泮率同列救之茂元得薄譴九年  
四月帝以岷王劾武岡知州劉遜命逮之泮率同官呂  
獻等言錦衣天子親軍非不軌及妖言重情不可輕遣  
遜所坐微而王奏牽左證百人勢難盡逮宜救撫按官

體勘疏入忤旨下泮等四十二人及御史劉紳等二十  
人詔獄六科署空吏部尚書屠滂請令中書代收部院  
封事御史張淳奉使還恥獨不與抗疏論之考功郎中  
儲燿亦諫滂等復率九卿救之帝乃釋泮等皆停俸三  
月中官何鼎以直言下獄楊鵬戴禮賁緣入司禮監泮  
等言鼎狂直宜容鵬等得罪先朝俾參機密害非小會  
御史黃山張泰等亦以爲言帝怒詰外廷何由知內廷  
事令對狀停泮等俸半歲威寧伯王越謀起用中官蔣  
琮李廣有罪外戚周彧張鶴齡縱家奴殺人泮皆極論  
直聲甚著十一年擢福建右叅政中官奪宋儒黃幹字



明史卷一百八十一 及傳 三  
爲僧菴泮改爲書院以祀幹遷河南右布政使中旨取  
洛陽牡丹疏請罷之轉廣西左布政使致仕呂獻浙江  
新昌人成化二十年進士授刑科給事中坐事杖闕廷  
弘治時詔選駙馬李廣受富人金陰爲地爲獻所發有  
直聲正德中終南京兵部右侍郎

葉紳字廷縉吳江人成化末進士除戶科給事中改吏  
科歷禮科左給事中弘治十年太子年十七猶未出閣  
紳請擇講官教諭尋以修省陳八事斥中官李廣又劾  
尚書徐瓊童軒侯瓚侍郎鄭紀王宗彝巡撫都御史劉  
獻張誥張岫等二十人乞賜罷斥而未言去大奸則專

劾李廣八大罪誑陛下以燒鍊而進不經之藥罪一爲  
太子立寄壇而與煖疏之說罪二撥置皇親希求恩寵  
罪三盜引玉泉經繞私第罪四首開侍門大肆奸貪罪  
五太常崔志端真人王應禕輩稱廣爲教主真人廣卽  
代求善官乞賜玉帶罪六假果戶爲名侵奪畿民土地  
幾至激變罪七四方輸納上供威取勢逼致民破產罪  
八內而皇親駙馬事之如父外而總兵鎮守稱之爲公  
陛下奈何養此大奸於肘腋而不思驅斥哉御史張縉  
等亦以爲言帝曰姑置之踰數月廣竟得罪飲甃死紳  
又極陳大臣恩蔭葬祭之濫下所司議頗有減損擢尚



寶少卿卒

胡獻字時臣揚州興化人弘治九年進士改庶吉士授御史踰月卽極論時政數事言屠瀟爲吏部尚書王越李蕙爲都御史皆交通中官李廣得之廣得善奸由陛下議政不任大臣而任廣輩也祖宗時恒御內閣商決章奏經筵日講悉陳時政得失又不時接見儒臣願陛下追復舊制京通二倉總督監督內臣每收米萬石勒白金十兩以歲運四百萬石計之人四千兩又各占斗級二三百人使納月錢夫監督倉儲自有戶部焉用中官願賜罷遣京操軍士自數千里至而總兵坐營等官

中人分屬辦納月錢乞嚴革以蘇其困陛下遇嘆修省去春求言諫官及郎中王雲鳳主事胡耀皆有論奏留中不報雲鳳尋得罪如此則與不修省何異願斷自聖心凡利弊當興革者卽見施行東廠校尉本以緝奸邇者但爲內戚中官泄憤報怨如御史武衢忤壽寧侯張鶴齡及太監楊鵬主事毛廣忤太監韋泰皆爲校尉所發推求細事誣以罪名舉朝皆知其枉無敢言者臣亦知今日言之異日必爲所陷然臣弗懼也疏入鶴齡與泰各疏辨會給事中胡易劾監庫中官賀彬貪黷入罪彬亦訐易帝遂下獻易詔獄謫獻藍山丞久之釋易獻



未赴官遷宜陽知縣馬文升數薦於朝遷南都察院經  
歷武宗卽位擢廣西提學僉事遷福建提學副使未任  
卒武衢沂水人成化二十年進士以御史謫雲南通海  
主簿終汾州知州毛廣平湖人成化二十年進士其事  
蹟無考胡易寧都人弘治三年進士爲吏科給事中華  
昶劾程敏政法司白昂閔珪據舊章令六科共鞫東廠  
停俸比昶獄成易等猶被繫大臣以爲言於令復職當  
弘治時言官以忤內臣得罪者又有任儀車梁任儀閔  
中人成化二十三年進士爲御史弘治三年秋詔修齋

於時前儀不平劾中使罪姓名偶誤乃並儀下吏出爲  
吏部知縣終山西叅政車梁山西永寧人弘治三年進  
士爲御史十五年條列時政中言東廠錦衣衛所獲盜  
先嚴刑具成案然後送法司法司不敢平反請自今徑  
送法司毋先刑訊章下未報主東廠者言梁從父郎中  
憲先以罪爲東廠所發挾私妄言遂下梁詔獄給事御  
史交章論救乃得釋終漢陽知府

張弘至字時行華亭人南安知府弼子也舉弘治九年  
進士改庶吉士授兵科給事中十二年冬陳初政漸不



克終八事初伏傳奉官殆盡近匠官張廣寧等一傳至  
百二十餘人少卿李綸指揮張玘等再傳至百八十餘  
人異初政者一初追戮繼曉逐番僧佛子近齋醮不息  
異初政者二初去萬安李裕輩朝彈夕斥近被劾數十  
疏如尚書徐瓊者猶居位異初政者三初聖諭有大政  
召大臣面議近上下者隔異初政者四初撤增設內官  
近已還者復去已革者復增異初政者五初慎重詔旨  
左右不敢妄干近陳情乞恩率俞允異初政者六初令  
兵部申舊章有妄乞陞武職者奏治近乞陞無違拒異  
初政者七初節光祿供億近冗食日繁移太倉銀賒市

失機論死久繫弘至請速正典刑親王之藩者所次舍  
李營蕭殿並從官草衣俱飾絨毯錦帛因弘至言多減  
省孝宗晚年從廷臣請還官覈騰驤四衛虛冒弊以太  
監甯瑾言而止弘至抗章爭會兵部亦以爲言乃卒覈  
之武宗立以戶科右給事中奉使安南還遷都給事中  
母憂歸卒

屈伸字引之任邳人成化末進士選庶吉士授禮科給  
事中弘治九年詔度僧牒部爭不得伸極陳三不可不  
納京師民訛言寇近邊兵部請榜諭伸言若榜示人心



明史卷一百一十一 列傳 三十一  
愈驚昔漢建始中都人訛言大水至議令吏民上城避  
之王商不從頃之果定今當以爲法事遂寢寇犯大同  
游擊王梟匿敗績狀伸率同官發之並劾罪總兵官王  
璽等屢遷兵科都給事中泰寧衛部長大掠遼陽部議  
令守臣遺書稱朝廷寬大不究已往若還所掠則予重  
賞伸等言在我示怯弱之形在彼無創艾之意非王者  
威攘之道前日犯邊不以爲罪今日歸俘反以爲功誨  
以爲盜之利啟無賴心又非王者懷柔之道帝悟書不  
果遣已劾鎮守中官孫振總兵官蔣驥巡撫陳瑤債事  
罪帝不問廣寧復失事瑤等以捷聞伸及御史耿明等

交章劾其欺罔乃按治之太監苗達成國公朱暉等搗  
巢獲三級及寇大入固原不敢救旣而斬獲十二級先  
後以捷聞伸等數劾之及班師又極論曰暉等西討無  
功班師命甫下將士已入國門不知奉何詔書且此一  
役糜京帑及邊儲共一百六十餘萬兩而首功止三級  
是以五十萬金易一無名之首也乃所有功將士至  
萬餘人假使餼一渠軀如火篩或斬級至千百將竭天  
下財不足供費而報功者不知幾萬萬也暉遠及都御  
史史琳監軍御史王用宜悉寘重典帝不聽雲南有鎮  
守中官復遣監丞孫叙鎮金騰伸等極言不可錦衣指



明史卷一百一十五 列傳第五十五  
孫鑾坐罪閒住中旨復之令掌南鎮撫事伸等力爭  
乃命止帶俸中旨令指揮胡震分守天津伸力爭不聽  
鎮守河南中官劉瑯乞梟隸帝命子五十人故事尚書  
僅十二人伸等力爭詔止減二十人自後中官咸援例  
陳乞祖制遂壞伸居諫垣久持議侃侃不撓未及遷而  
卒

王獻臣字敬止其先吳人隸籍錦衣衛弘治六年舉進  
士授行人擢御史巡大河邊請亟正諸將姚信陳廣閉  
營避寇及馬昇王杲秦恭喪師罪悉蠲大同廷綏早傷  
通賦以寬軍民帝多從之嘗令部卒導從遊山爲東廠

緝事者所發並言其搢委軍政官徵下詔獄罪當輸贖  
特命杖三十謫上杭丞十七年復以張天祥事被逮天  
祥者遼東都指揮僉事斌孫也斌以罪廢天祥入粟得  
祖官有泰寧衛部十餘騎射傷海西貢使天祥出毛喇  
關掩殺他衛三十八人以歸指爲射貢使者巡撫張鼐  
等奏捷獻臣疑之方移牒駁勘會斌婦弟指揮張茂及  
子欽與天祥有郤詐爲前屯衛文書呈獻臣具言劫營  
事獻臣卽以聞未報而獻臣被徵帝命大理丞吳一貫  
錦衣指揮楊玉會新按臣余濂勘之盡得其實斌等皆  
論死天祥斃於獄天祥叔父洪屢訟寃帝密令東廠廉



明史卷一百一十 友傳 三十五  
其事還奏所勘皆誣帝信之欲盡反前獄召內閣劉健  
等出東廠揭帖示之命盡逮一貫等會訊闕下健等言  
東廠揭帖不可行於外既退復爭之帝再召見責健等  
健對曰獄經法司讞皆公卿士大夫言足信帝曰法司  
斷獄不當身且不保言足信乎謝遷曰事當從衆若一  
二人言安可信健等又言衆證遠不可悉逮帝曰此大  
獄逮千人何恤苟功罪不明邊臣孰肯効力者健等再  
四爭執見帝聲色厲終不敢深言東廠非一貫等既至  
帝親御午門鞫之欲抵一貫死閔珪戴珊力救乃謫嵩  
明州同知獻臣廣東驛丞濂雲南布政司照磨茂父子

論死而斌免洪反得論功武宗立獻臣遷永嘉知縣吳  
一貫字道夫海陽人成化十七年進士由上高知縣擢  
御史弘治中歷按浙江福建南畿以強幹聞擢大理右  
寺丞畿輔河南饑請發粟二十萬石以振又別請二萬  
石給京邑及昌平民既謫官正德初遷江西副使討華  
林賊有功進按察使行軍至奉新卒士民立忠節祠祀  
焉余濂字宗周都昌人弘治六年進士武宗時終雲南  
副使孝宗勵精圖治委任大臣中官勢稍絀而張天祥  
及滿倉兒事皆發自東廠廷議猶爲所撓云滿倉兒事  
具孫磐傳



贊曰御史為朝廷耳目而給事中典章奏得爭是非於  
廷陞間皆號稱言路天順以後居其職者振風裁而恥  
緘默自天子大臣左右近習無不指斥極言南北交章  
連名列署或遭譴謫則大臣抗疏論救以為美談顧其  
時門戶未開名節自勵未嘗有承意指於政府効搏噬  
於權璫如末季所為者故其言有當有不當而其心則  
公上者愛國次亦愛名然論國事而至於愛名則將惟  
其名之可取而事之得失有所不顧於匡弼之道或者  
其未善乎

明史卷一百八十終

明史卷一百八十終 列傳第六十九

總教習總理事務 經筵講官保泰李太保 嚴大學士兼管吏部學事 加級 嚴泰

敕修

徐大溥 大溥字宗上 太僕卿 溥

劉未健 未健字內 謝 遷

李東陽 東陽字叔仁 王 鏊

劉 忠

徐溥字時用 宜興人 祖鑑瓊州知府 有惠政 溥景泰五年進士及第 授編修 憲宗初擢左庶子 再遷太常卿 兼學士 成化十五年拜禮部右侍郎 尋轉左 久之改吏部



孝宗嗣位兼文淵閣大學士參預機務旋進禮部尚書  
弘治五年劉吉罷溥爲首輔屢加少傅太子太傅溥承  
劉吉恣睢之後填以安靜務守成法與同列劉健李東  
陽謝遷等協心輔治事有不可輒共爭之欽天監革職  
監正李華爲昌國公張繼擇葬地中旨復官溥等言卽  
位以來未嘗有內降倖門一開末流安底臣等不敢奉  
詔八年太皇太后召崇王來朝溥等與尚書倪岳諫帝  
爲請乃已占城奏安南侵擾帝欲遣大臣往解溥等言  
外國相侵有司檄諭之足矣無勞遣使萬一抗令則虧  
損國體問罪興師後患滋大於是罷不遣是年十二月

三清樂章溥等言天至尊無對漢祀五帝儒者猶  
非之况三清乃道家妄說耳一天之上安得有三大帝  
且以周柱下史李耳當其一以人鬼列天神矯誣甚矣  
郊祀樂章皆太祖所親製今使製爲時俗詞曲以享神  
明褻瀆尤甚臣等誦讀儒書邪說俚曲素所不習不敢  
以非道事陛下國家設文淵閣命學士居之誠欲其謨  
謀政事講論經史培養本原匡弼闕失非欲其阿諛順  
旨惟言莫違也今經筵早休日講久曠異端乘間而入  
此皆臣等無狀不足以啟聖心保初政憂愧之至無以  
自容數月以來奉中旨處分未當者封還執奏至再至



三願陛下曲賜聽從俾臣等竭駑鈍少有裨益幸無樂  
章一事而已奏入帝嘉納之帝自八年後視朝漸晏溥  
等屢以爲言中官李廣以燒鍊齋醮寵十年二月溥等  
上疏極論曰舊制內殿日再進奏事重者不時上聞又  
常面召儒臣咨訪政事今奏事日止一次朝參之外不  
得一望天顏章奏批答不時斷決或稽留數月或竟不  
施行事多壅滯有妨政體經筵進講每歲不過數日正  
士疎遠邪說得行近聞有以齋醮修鍊之說進者宋徽  
宗崇道教科儀符籙最盛卒至乘輿播遷金石之藥性  
多酷烈唐憲宗信柳泌以殞身其禍可鑒今龍虎山上

清宮神樂觀祖師殿及內府番經廠皆焚燬無餘彼如  
有靈何不自保天厭其穢亦已明甚陛下若親近儒臣  
明正道行仁政福祥善慶不召自至何假妖妄之說哉  
自古奸人蠱惑君心者必以太平無事爲言唐臣李絳  
有云憂先於事可以無憂事至而憂無益於事今承平  
日久溺於晏安目前視之雖若無事然工役繁興科斂  
百出土馬罷敝閭閻困窮愁歎之聲上干和氣致災惑  
失度太陽無光天鳴地震草木興妖四方奏報殆無虛  
月將來之患灼然可憂陛下高居九重言官皆畏罪緘  
然若復不言誰肯爲陛下言者帝感其言三月甲



子御文華殿召見溥及劉健李東陽謝遷授以諸司題  
奏曰與先生輩議溥等擬旨上帝應手改定事端多者  
健請出外詳閱帝曰盍就此面議既畢賜茶而退自成  
化間憲宗召對彭時商輅後至此始再見舉朝謂爲盛  
事然終溥在位亦止此一召而已尋以災異求言廷臣  
所上封事經月不報而言官論救何鼎忤旨待罪者久  
溥等皆以爲言於是悉下諸章而罷諸言官弗問溥時  
年七十引年求退不許詔風雨寒暑免朝參十一年皇  
太子出閣加少師兼太子太師進華蓋殿大學士以日  
疾乞歸帝眷留久之乃許恩賚有加踰年卒贈太師謚

文靖溥性凝重有度在內閣十二年從容輔導人有過  
悞輒爲掩覆曰天生才甚難不忍以微瑕棄也屢遇大  
獄及逮繫言官委曲調劑孝宗仁厚多納溥等所言天  
下陰受其福嘗曰祖宗法度所以志元元者備矣患不  
能守耳卒無所更置性至孝嘗再廬墓自奉甚薄好施  
予置義田八百畝贍宗族請籍記於官以垂永久帝爲  
復其徭役

邱濬字仲深瓊山人幼孤母李氏教之讀書過目成誦  
家貧無書嘗走數百里借書必得乃已舉鄉試第一景  
泰五年成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濬既官翰林見聞益



廣尤熟國家典故以經濟自負成化元年兩廣用兵濬  
奏記大學士李賢指陳形勢纒纒數千言賢善其計聞  
之帝命錄示總兵官趙輔巡撫都御史韓雍雍等破賊  
雖不盡用其策而濬以此名重公卿間秩滿進侍講與  
修英宗實錄進侍講學士續通鑑綱目成擢學士遷國  
子祭酒時經生文尚險怪濬主南畿鄉試分考會試皆  
痛抑之及是課國學生尤諄切告誡返文體於正尋進  
禮部右侍郎掌祭酒事濬以真德秀大學衍義於治國  
平天下條目未具乃博採羣書補之孝宗嗣位表上其  
書帝稱善賚金幣命所司刊行特進禮部尚書掌詹事

府事修憲宗實錄充副總裁弘治四年書成加太子太  
保尋命兼文淵閣大學士參預機務尚書入內閣者自  
濬始時年七十一矣濬以衍義補所載皆可見之行事  
請摘其要者奏聞下內閣議行之帝報可明年濬上言  
臣見成化時彗星三見徧掃三垣地五六百震邇者彗  
星見天津地震天鳴無虛日異鳥三鳴於禁中春秋二  
百四十年書彗孛者三地震者五飛禽者三今乃屢見  
於二十年之間甚可畏也願陛下體上天之仁愛念祖  
宗之艱難正身清心以立本而應務謹好尚不惑於異  
端節費用不至於耗國公任使不失於偏聽禁私謁明



義理慎儉德勤政務則承風希寵左道亂政之徒自不敢肆其奸而天災弭矣因列時弊二十二事帝納之六年以目疾免朝參濬在位嘗以寬大啟上心忠厚變士習顧性褊隘嘗與劉健議事不合至投冠於地言官建白不當意輒面折之與王恕不相得至不交一言六年大計羣吏恕所奏罷二千人濬請未及三載者復任非貪暴有顯跡者勿斥留九十人恕爭之不得求去太醫醫院判劉文泰嘗往來濬家以失職許恕恕疑文泰受濬指而言者譁然言疏稿出濬手恕竟坐罷人以是大不直濬給事中毛瑄御史宋惠周津等交章劾濬不可居

相位帝不問踰年加少保八年卒年七十六贈太傅謚文莊濬廉介所居邸第極湫隘四十年不易性嗜學既老右目失明猶披覽不輟議論好矯激聞者駭愕至修英宗實錄有言于謙之死當以不軌書者濬曰己巳之變微于公社稷危矣事久論定誣不可不白其持正又如此正德中以巡按御史言賜祠於鄉曰景賢

劉健字希賢洛陽人父亮三原教諭有學行健少端重與同邑閻禹錫白良輔遊得河東薛瑄之傳舉天順四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謝交遊鍵戶讀書人以木強目之然練習典故有經濟志成化初修英宗實錄起之



明史卷一百八十一 及傳 六  
中固辭不許書成進修撰三遷至少詹事充東宮講  
官受知於孝宗既卽位進禮部右侍郎兼翰林學士入  
內閣參預機務弘治四年進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累  
加太子太保改武英殿十一年春進少傅兼太子太傅  
代徐溥爲首輔健學問深粹正色敢言以身任天下之  
重清寧宮災太監李廣有罪自殺健與同列李東陽謝  
遷疏言古帝王未有不遇災而懼者向來奸佞熒惑聖  
聽賄賂公行賞罰失當災異之積正此之由今幸元惡  
殄喪聖心開悟而餘慝未除宿弊未革伏願奮發勵精  
進賢黜姦明示賞罰凡所當行斷在不疑毋更因循以

貽後悔帝方嘉納其言而廣黨蔡昭等旋取旨予廣祭  
葬祠額健等力諫僅寢祠額南北言官指陳時政頗有  
所論劾一切皆不問國子生江瑛劾健東陽杜抑言路  
帝慰留健東陽而下瑛於獄二人力救得釋十三年四  
月大同告警京師戒嚴兵部請甄別京營諸將帝召健  
及東陽遷至平臺面議去留乃去遂安伯陳韶等三人  
而召鎮遠侯顧溥督團營時帝視朝頗晏健等以爲言  
額之而已十四年秋帝以軍興缺餉屢下廷議健等言  
天下之財其生有限今光祿歲供增數十倍諸方織作  
務爲新巧齋醮日費鉅萬太倉所儲不足餉戰士而內



明史卷一百八十一 列傳 十一  
府取入動四五十萬宗藩貴戚之求土田奪鹽利者亦數千萬計土木日興科斂不已傳奉冗官之俸新內府工匠之餼廩歲增月積無有窮期財安得不匱今陝西遼東邊患方殷湖廣貴州軍旅繼動不知何以應之望陛下絕無益之費躬行節儉爲中外倡而令羣臣得畢獻其誠講求革弊之策天下幸甚明年四月以災異陳勤朝講節財用罷齋譙公賞罰數事及冬南京鳳陽大水廷臣多上言時務久之不下健等因極陳怠政之失請勤聽斷以振紀綱帝皆嘉納大明會典成加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與東陽遷同賜蟒

衣閣臣賜蟒自健等始帝孝事兩宮太后甚謹而兩宮皆好佛老先是清寧宮成命灌頂國師設壇慶讚又遣中官齋真武像建醮武當山使使詣泰山進神袍或白晝散燈市上帝重違太后意曲從之而健等諫甚力十五年六月詔擬釋迦啞塔像讚十七年二月詔建延壽塔朝陽門外除道士杜永祺等五人爲真人皆以健等力諫得寢是年夏小王子謀犯大同帝召見閣臣健請簡京營大帥因言京軍怯不任戰請自今罷其役作以養銳氣帝然之退復條上防邊事宜悉從允未幾邊警狎至帝惑中官苗達言銳欲出師健與東陽遷委曲阻



之帝意猶未回兵部尚書劉大夏亦言京軍不可動乃  
止帝自十三年召對健等後閣臣希得進見及是在位  
久益明習政事數召見大臣欲以次革煩苛除宿弊嘗  
論及理財東陽極言鹽政弊壞由陳乞者衆因而私販  
數倍健進曰太祖時茶法始行駙馬歐陽倫以私販坐  
死高皇后不能救如倫事孰敢爲陛下言者帝曰非不  
敢言不肯言耳遂詔戶部覈利弊具議以聞當是時健  
等三人同心輔政竭情盡慮知無不言初或有從有不  
從旣乃益見信所奏請無不納呼爲先生而不名每進  
見帝輒屏左右左右間從屏間竊聽但聞帝數數稱善

諸進退文武大臣釐飭屯田鹽馬諸政健翊贊爲多未  
幾帝疾大漸召健等入乾清宮帝力疾起坐自敘卽位  
始末甚詳令近侍書之已執健手曰先生輩輔導良苦  
東宮聰明但年尚幼好逸樂先生輩常勸之讀書輔爲  
賢主健等歛歔頓首受命而出翌日帝崩武宗嗣位健  
等釐諸弊政凡孝宗所欲興罷者悉以遺詔行之劉瑾  
者東宮舊豎也與馬永成谷大用魏彬張永邱聚高鳳  
羅祥等八人俱用事時謂之八黨日導帝遊戲詔條率  
沮格不舉京師淫雨自六月至八月健等乃上言陛下  
登極詔出中外歡呼想望太平今兩月矣未聞汰冗員



明史卷一百八十一 列傳 九  
幾何省冗費幾何詔書所載徒爲空文此陰陽所以失  
調兩陽所以不若也如監局倉庫城門及四方守備內  
臣增置數倍朝廷養軍匠費鉅萬計僅足供其役使寧  
可不汰文武臣曠職僨事虛糜廩祿者寧可不黜畫史  
工匠濫授官職者多至數百人寧可不罷內承運庫累  
歲支銀數百餘萬初無文簿司鑰庫貯錢數百萬未知  
有無寧可不勾校至如縱內苑珍禽奇獸放遣先朝宮  
人皆新政所當先而陛下悉牽制不行何以慰四海之  
望帝雖溫詔答之而左右宦豎日恣增益且日衆享祀  
郊廟帶刀被甲擁駕後內府諸監局僉書多者至百數

十人光祿日供驟益數倍健等極陳其弊竊勅政講學  
報聞而已正德元年二月帝從尚書韓文言畿甸皇莊  
令有司徵課而每莊仍留宦官一人校尉十人健等言  
皇莊旣以進奉兩官自宜悉委有司不當仍主以私人  
反失朝廷尊親之意因備言內臣管莊擾民不省吏戶  
兵三部及都察院各有疏爭職掌爲近習所撓健等擬  
旨上不從令再擬健等力諫謂奸商譚景清之沮壞鹽  
政北征將士之無功授官武臣神英之負罪玩法御用  
監書篆之濫收考較皆以一二人私恩壞百年定制况  
今政令維新而地震天鳴白虹貫日彗星晝見太陽無



光內賊縱橫外寇猖獗財匱民窮怨謗交作而中外臣  
僕方且乘機作奸排忠直猶仇讐保奸回如骨月日復  
一日愈甚於前禍變之來恐當不遠臣等受知先帝叨  
任腹心邇者旨從中下畧不與聞有所擬議竟從改易  
似此之類不可悉舉若復顧惜身家共爲阿順則罔上  
悞國死有餘辜所擬四疏不敢更易謹以原擬封進不  
報居數日又言臣等遭逢先帝臨終顧命惓惓以陛下  
爲託痛心刻骨誓以死報卽位詔書天下延頸而朝令  
夕改迄無寧日百官庶府倣倣成風非惟廢格不行抑  
且變易殆盡建言者以爲多言幹事者以爲生事累章

執奏謂之瀆擾釐剔弊政 之紛更憂在於民生國計  
則若罔聞知事涉於近幸貴戚則牢不可破臣等心知  
不可義當盡言比爲鹽法賞功諸事極陳利害拱俟數  
日未蒙批答若以臣等言是宜賜施行所言如非卽當  
斥責乃留中不報視之若無政出多門咎歸臣等宋儒  
朱子有言一日立乎其位則一日業乎其官一日不得  
乎其官則不敢一日立乎其位若冒顧命之名而不盡  
輔導之實旣負先帝又負陛下天下後世其謂臣何伏  
乞聖明矜察特賜退休帝優旨慰留之疏仍不下越五  
日健等復上疏歷數政令十失指斥貴戚近倖乞因



再申前請帝不得已始下前疏命所司詳議健知志終  
不行首上章乞骸骨李東陽謝遷繼之帝皆不許既而  
所司議上一如健等指帝勉從之由是諸失利者咸切  
齒六月庚午復上言近日以來免朝太多奏事漸晚遊  
戲漸廣經筵日講直命停止臣等愚昧不知陛下宮中  
復有何事急於此者夫濫賞妄費非所以崇儉德彈射  
釣獵非所以養仁心鷹犬狐兔田野之物不可育於朝  
廷弓矢甲冑戰鬪之象不可施於宮禁今聖學久曠正  
人不親直言不聞下情不達而此數者雜交於前臣不  
勝憂懼帝曰朕聞帝王不能無過貴改過卿等言是朕

當行之健等乃錄廷臣所陳時政切要者請置坐  
夕省覽曰無單騎馳驅輕出宮禁曰無頻幸監局泛舟  
海子曰無事鷹犬彈射曰無納內侍進獻飲膳疏入報  
聞先是孝宗山陵畢健等即請開經筵帝初勉應之後  
數以朝謁兩宮停講或云擇日乘馬健等陳諫甚切至  
八月帝既大婚健等又請開講命俟九月至期又命停  
午講健等以先帝故事日再進講力爭不得當是時健  
等懇切疏諫者屢矣而帝以狎近羣小終不能改既而  
遣中官崔杲等督織造乞鹽萬二千引所司執奏給事

切昂御史杜旻邵清楊儀等先後諫健等亦言



明史卷一百八十一 列傳 三十一  
帝召健等至煖閣面議頗有所詰問健等皆以正  
帝不能難最後正色曰天下事豈皆內官所壞朝臣  
壞事者十常六七先生輩亦自知之因命鹽引悉如臬  
請健等退再上章言不可帝自愧失言乃俞健等所奏  
於是中外咸悅以帝庶幾改過健等遂謀去八黨連章  
請誅之言官亦交論羣關罪狀健及遷東陽持其章甚  
力帝遣司禮詣閣曰朕且改矣其爲朕曲赦若曹健等  
言此皆得罪祖宗非陛下所得赦復上言曰人君之於  
小人不知而誤用天下尚望其知而去之知而不去則  
小人愈肆君子愈危不至於亂亡不已且邪正不並立

今舉朝欲決去此數人陛下又知其罪而故留之左右  
非特朝臣疑懼此數人亦不自安上下相猜中外不協  
禍亂之機始此矣不聽健等以去就爭瑾等八人窘甚  
相對涕泣而尚書韓文等疏復入於是帝命司禮王岳  
等詣閣議一日三至欲安置瑾等南京遷欲遂誅之健  
推案哭曰先帝臨崩執老臣手付以大事今陵土未乾  
使若輩收壞至此臣死何面目見先帝聲色俱厲岳素  
剛正疾邪慨然曰閣議是其儕范亨徐智等亦以爲然  
是夜八人益急環泣帝前帝怒立收岳等下詔獄而健  
等不知方倚岳內應明日韓文倡九卿伏闕固爭健逆



明史卷一百八十一 列傳 三  
謂曰事且濟公等第堅持頃之事大變八人皆宥不問而瑾掌司禮健遷遂乞致仕賜敕給驛歸月廩歲夫如故事健去瑾憾不已明年三月辛未詔列五十三人為奸黨榜示朝堂以健為首又二年削籍為民追奪誥命瑾誅復官致仕後聞帝數巡遊輒歎息不食曰吾負先帝世宗立命行人齎敕存問以司馬光文彥博為比賜賚有加及年躋九十詔撫臣就第致束帛餼羊上尊官其孫成學中書舍人嘉靖五年卒年九十四遺表數千言勸帝正身勤學親賢遠佞帝震悼賜卹甚厚贈太師謚文靖健器局嚴整正已率下朝退僚家私謁不交

言許進輩七人欲推焦芳入吏部健曰老夫不久歸田此座卽焦有恐諸公俱受其害耳後七人果為芳所擠東陽以詩文引後進海內士皆抵掌談文學健若不聞獨教人治經窮理其事業光明俊偉明世輔臣鮮有比者孫望之進士

謝遷字子喬餘姚人成化十年鄉試第一明年舉進士復第一授修撰累遷左庶子弘治元年春中官郭鏞請豫選妃嬪備六宮遷上言山陵未畢禮當有待祥禫之期歲亦不遠陛下富於春秋請俟諒陰既終徐議未晚書周洪謨等如遷議從之帝居東宮時遷已為講官



及是與日講務積誠開帝意前夕必正衣冠習誦及進講敷詞詳切帝數稱善進少詹事兼侍講學士八年詔同李東陽入內閣參預機務遷時居憂力辭服除始拜命進詹事兼官如故皇太子出閣加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上疏勸太子親賢遠佞勤學問戒逸豫帝嘉之尚書馬文升以大同邊警餉饋不足請加南方兩稅折銀遷曰先朝以南方賦重故折銀以寬之若復議加恐民不堪命且足國在節用用度無節雖加賦奚益尚書倪岳亦爭之議遂寢孝宗晚年慨然欲釐弊政而內府諸庫及倉場馬坊中官作奸亂法不可究詰

御馬監騰驤四衛勇士自以禁軍不隸兵部率空名支餉其弊尤甚遷乘間言之帝令擬旨禁約遷曰虛言設禁無益宜令曹司搜剔弊端明白奏聞然後嚴立條約有犯必誅庶積蠹可去帝俞允之遷儀觀俊偉秉節直亮與劉健李東陽同輔政而遷見事明敏善持論時人為之語曰李公謀劉公斷謝公尤侃侃天下稱賢相武宗嗣位屢加少傅兼太子太傅數諫帝弗聽因天變求去甚力帝輒慰留及請誅劉瑾不克遂與健同致仕歸禮數俱如健而瑾怨遷未已焦芳既附瑾入內閣亦憾遷書舉王鏊吳寬自代不及已乃取中旨勒罷其弟兵



明史卷一百一十一 列傳 五  
部主事迪斥其子編修丕爲民四年二月以浙江應詔  
所舉懷才抱德士餘姚周禮徐子元許龍上虞徐文彪  
皆遷同鄉而草詔由健欲因此爲二人罪矯旨謂餘姚  
隱士何多此必徇私援引下禮等詔獄詞連健遷瑾欲  
逮健遷籍其家東陽力解芳從旁厲聲曰縱輕貸亦當  
除名旨下如芳言禮等咸戍邊尚書劉宇復劾兩司以  
上訪舉失實坐罰米有削籍者且詔自今餘姚人毋選  
京官著爲令其年十二月言官希瑾指請奪健遷及尚  
書馬文升劉大夏韓文許進等詔命詔并追還所賜玉  
帶服物同時奪詔命者六百七十五人當是時人皆爲

遷危而遷與客圍棋賦詩自若瑾誅復職致仕世宗卽  
位遣使存問起迪參議不復官翰林遷乃遣子正入謝  
勸帝勤學法祖納諫優旨答之嘉靖二年復詔有司存  
問六年大學士費宏舉遷自代楊一清欲阻張璁亦力  
舉遷帝乃遣行人齎手敕卽家起之命撫按官敦促上  
道遷年七十九矣不得已拜命比至而璁已入閣一清  
以官尊於遷無相下意遷居位數月力求去帝待遷愈  
厚以天寒免朝參除夕賜御製詩及以病告則遣醫賜  
藥餌光祿致酒餼使者相望於道遷竟以次年正月辭  
歸十年卒於家年八十有三贈太傅諡文正迪仕至廣



東布政使丕鄉試第一弘治末進士及第歷官吏部左侍郎贈禮部尚書

李東陽字賓之茶陵人以成籍居京師四歲能作徑尺書景帝召試之甚喜抱置膝上賜果鈔後兩召講尚書大義稱旨命入京學天順八年年十八成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累遷侍講學士充東宮講官弘治五年憲宗實錄成由左庶子兼侍講學士進太常少卿兼官如故五年旱災求言東陽條摘孟子七篇大義附以時政得失累數千言上之帝稱善閣臣徐溥等以詔敕繁請如先朝王直故事設官專視乃擢東陽禮部右侍郎兼侍

讀學士入內閣專典誥敕八年以本官直文淵閣參預機務與謝遷同日登用久之進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十七年重建闕里廟成奉命往祭還上疏言臣奉使遊行適遇亢旱天津一路夏麥已枯秋禾未種輓舟者無完衣荷鋤者有菜色盜賊縱橫青州尤甚南來人言江南浙東流亡載道戶口消耗軍伍空虛庫無旬日之儲官缺累歲之俸東南財賦所出一歲之饑已至於此北地些窳素無積聚合秋再歉何以堪之事變之生恐不可測臣自非經過其地則雖久處官曹日理章疏猶不得其詳况陛下高居九重之上耶臣訪



明史卷一百八十一 列傳 十一  
之道路皆言冗食太衆國用無經差役頻煩科派重疊  
京城土木繁興供役軍士財力交殫每遇班操寧死不  
赴勢家鉅族田連郡縣猶請乞不已親王之藩供億至  
二三十萬游手之徒託名皇親僕從每於關津都會大  
張市肆網羅商稅國家建都於北仰給東南商賈驚散  
大非細故更有織造內官縱羣小搥擊開河官吏莫不  
奔駭鬻販窮民所在騷然此又臣所目擊者夫閭閻之  
情郡縣不得而知也郡縣之情廟堂不得而知也廟堂  
之情九重亦不得而知也始於容隱成於蒙蔽容隱之  
端甚小蒙蔽之禍甚深臣在山東伏聞陛下以災異屢

見敕羣臣盡言無諱然詔旨頻降章疏畢陳而事關內  
廷貴戚者動爲掣肘累歲經時俱見遏罷誠恐今日所  
言又爲虛文乞取從前內外條奏詳加採擇斷在必行  
帝嘉歎悉付所司是時帝數召閣臣面議政事東陽與  
首輔劉健等竭心獻納時政闕失必盡言極諫東陽工  
古文閣中疏草多屬之疏出天下傳誦明年與劉健謝  
遷同受顧命武宗立屢加少傅兼太子太傅劉瑾入司  
禮東陽與健遷即日辭位中旨去健遷而東陽獨留恥  
之再疏懇請不許初健遷持議欲誅瑾詞甚厲惟東陽  
少緩故獨留健遷瀕行東陽祖餞泣下健正色曰何泣



爲使當日力爭與我輩同去矣東陽默然瑾旣得志務  
摧抑縉紳而焦芳入閣助之虐老臣忠直士放逐始盡  
東陽悒悒不得志亦委蛇避禍而焦芳嫉其位已上日  
夕構之瑾先是東陽奉命編通鑑纂要旣成瑾令人摘  
筆畫小疵除謄錄官數人名欲因以及東陽東陽大窘  
屬芳與張綵爲解乃已瑾兇暴日甚無所不誦侮於東  
陽猶陽禮敬凡瑾所爲亂政東陽彌縫其間亦多所補  
救尚寶卿崔璿副使姚祥郎中張瑋以違制乘肩輿從  
者妄索驛馬給事中安奎御史張或以覈邊餉失瑾意  
皆荷重校幾死東陽力救璿等謫或奎或釋爲民三年

六月壬辰朝退有遺匿名書於御道數瑾罪者詔百官  
悉跪奉天門外頃之執庶僚三百餘人下詔獄次日東  
陽等力救會瑾亦廉知其同類所爲衆獲宥後數日東  
陽疏言寬恤數事章下所司旣而戶部覆奏言糧草虧  
折自有專司巡撫官總領大綱宜從輕減瑾大怒矯旨  
詰責數百言中外駭歎瑾患盜賊日滋欲戍其家屬並  
鄰里及爲之囊橐者或自陳獲盜七十人所司欲以新  
例從事東陽言如是則百年之案皆可追論也乃免劉  
健謝遷劉大夏楊一清及平江伯陳熊輩幾得危禍皆  
賴東陽而解其潛移默奪保全善類天下陰受其庇而



氣節之士多非之侍郎羅玘上書勸其早退至請削門  
生籍東陽得書俛首長歎而已焦芳既與中人爲一王  
鏊雖持正不能與瑾抗東陽乃援楊廷和共事差倚以  
自強已而鏊辭位代者劉宇曹元皆瑾黨東陽勢益孤  
東陽前已加少師兼太子太師後瑾欲加芳官詔東陽  
食正一品祿四年五月孝宗實錄成編纂諸臣當序遷  
所司援會典故事詔以劉健等前纂修會典多糜費皆  
奪陞職東陽亦坐降俸居數日乃以實錄功復之五年  
春久旱下詔恤刑東陽等因上詔書所未及者數條帝  
悉從之而法司畏瑾減死者止二人其秋瑾誅東陽乃

疏自列曰臣備員禁近與瑾職掌相闕凡調旨撰敕  
或破駁再三或徑自改竄或持回私室假手他人或遞  
出謄黃逼令落藁真假混淆無從別白臣雖委曲匡持  
期於少濟而因循隱忍所損亦多理宜黜罷帝慰留之  
寘鐔平加特進左柱國廕一子尚寶司丞爲御史張芹  
所劾帝怒奪芹俸東陽亦乞休辭廕不許時焦芳曹元  
已罷而劉忠梁儲入政事一新然張永魏彬馬永成谷  
大用等猶用事帝嬉遊如故皇子未生多寄宿於外又  
議大興豹房之役建寺觀禁中東陽等憂之前後上章  
切諫不報七年東陽等以京師及山西陝西雲南福建



明史卷一百一十一  
相繼地震而帝講筵不舉視朝久曠宗社祭享不親禁  
門出入無度谷大用仍開西廠屢上疏極諫帝亦終不  
聽九載秩滿兼支大學士俸河南賊平廕子世錦衣千  
戶再疏力辭改廕六品文官其冬帝欲調宣府軍三千  
入衛而以京軍更番戍邊東陽等力持不可大臣臺諫  
皆以爲言中官旁午索草敕帝坐乾清宮門趣之東陽  
等終不奉詔明日竟出內降行之江彬等遂以邊兵入  
豹房矣東陽以老疾乞休前後章數上至是始許賜敕  
給廩隸如故事又四年卒年七十贈太師諡文正東陽  
事父淳有孝行初官翰林時常飲酒至夜深父不就寢

恐寒待其歸自此終身不夜飲於外爲文典雅流麗朝  
廷大著作多出其手工篆隸書碑版篇翰流播四裔獎  
成後進推挽才彥學士大夫出其門者悉粲然有所成  
就自明興以來宰臣以文章領袖縮紳者楊士奇後東  
陽而已立朝五十年清節不渝既罷政居家請詩文書  
篆者填塞戶限頗資以給朝夕一日夫人方進紙墨東  
陽有倦色夫人笑曰今日設客可使案無魚菜耶乃欣  
然命筆移時而罷其風操如此

王鏊字濟之吳人父琬光化知縣鏊年十六隨父讀書  
國子監諸生爭傳誦其文侍郎葉盛提學御史陳選奇



明史卷一百九十五 列傳 三  
之稱爲天下士成化十年鄉試明年會試俱第一廷試  
第三授編修杜門讀書避遠權勢弘治初遷侍講學士  
充講官中貴李廣導帝遊西苑整講文王不敢盤於遊  
田反覆規切帝爲動容講罷謂廣曰講官指若曹耳壽  
寧侯張巒故與整有連及巒貴整絕不與通東宮出閣  
大臣請選正人爲宮僚整以本官兼諭德尋轉少詹事  
擢吏部右侍郎嘗奏陳邊計畧言昨火篩入寇大同陞  
下宵旰不寧而緣邊諸將皆嬰城守無一人敢當其鋒  
者此臣所不解也臣竊謂今日火篩小王子不足畏而  
嬖倖亂政功罪不明委任不專法令不行邊圉空虛深

可畏也比年邊將失律往往令戴罪殺賊副總兵姚信  
擁兵不進亦得逃罪此人心所以日懈士氣所以不振  
也望陛下大奮乾剛時召大臣咨詢邊將勇怯有罪必  
罰有功必賞專主將之權起致仕尚書秦紘爲總制節  
制諸邊提督右都御史史琳坐鎮京營遙爲聲援厚恤  
沿邊死事之家召募邊方驍勇之士用間以攜其部曲  
分兵掩擊出奇制勝寇必不敢長驅深入從之又言宜  
倣前代制科如博學宏詞之類以收異材六年一舉尤  
異者授以清要之職有官者加秩數年之後士類濯磨  
必以通經學古爲高脫去謏聞之陋時不能用尋以父



憂歸正德元年四月起左侍郎與韓文諸大臣請誅劉瑾等八黨俄瑾入司禮大學士劉健謝遷相繼去內閣止李東陽一人瑾欲引焦芳廷議獨推蓋瑾迫公論命以本官兼學士與芳同入內閣踰月進戶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明年加少傅兼太子太傅景帝汪后薨疑其禮蓋曰妃廢不以罪宜復故號葬以妃祭以后乃命輟朝致祭如制憲宗廢后吳氏之喪瑾議欲焚之以滅迹曰不可以成服蓋曰服可以不成葬不可薄也從之尚寶卿崔璿等三人荷校幾死蓋謂瑾曰士可殺不可辱今辱且殺之吾尚何顏居此李東陽亦力救璿等得遣

或瑾銜尚書韓文必欲殺之又欲以他事中健遷蓋前後力救得免或惡楊一清於瑾謂築邊牆糜費蓋爭曰一清爲國修邊安得以功爲罪瑾怒劉大夏逮至京欲坐以激變罪死蓋爭曰岑猛但遷延不行耳未叛何名激變時中外大權悉歸瑾蓋初開誠與言間聽納而芳專嬖阿瑾橫彌甚禍流縉紳蓋不能救力求去四年疏三上許之賜璽書乘傳有司給廩隸咸如故事家居十四年廷臣交薦不起世宗卽位遣行人存問蓋疏謝因上講學親政二篇帝優詔報聞官一子中書舍人嘉靖三年復詔有司存問未幾卒年七十五贈太傅諡文恪



整博學有識鑒文章爾雅議論明暢晚著性善論一篇  
王守仁見之曰王公深造世未能盡也少善制舉義後  
數典鄉試程文魁一代取士尚經術險詭者一切屏去  
弘正閒文體爲一變

劉忠字司直陳留人成化十四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  
修弘治四年憲宗實錄成遷侍講直經筵尋兼侍東宮  
講讀又九年進侍讀學士武宗卽位以宮寮擢學士掌  
翰林院仍直經筵正德二年劉瑾用事日導帝遊戲亂  
祖宗舊章忠上言戒逸遊崇正學數事已因進講與楊  
廷和傅經義規帝闕失而指斥近侍尤切帝謂瑾曰經

筵講書耳浮詞何爲瑾素惡兩人因諷吏部尚書許進  
出之南京南京諸部惟右侍郎一人進特請用爲禮部  
左侍郎命下外議籍籍進患之甫兩月卽擢忠本部尚  
書其冬就改吏部時留都一御史素驕橫一郎中張綵  
所暱也秩滿皆署下考疾吏胥詭名寄籍督諸曹核汰  
千人大計京官所黜多於前又疏請不時糾劾以示勸  
懲無待六年考黜詔可之忠在南京正直有風采然是  
時瑾方以嚴苛折辱士大夫而忠操繩墨待下糾劾過  
峻時論遂謂忠附會瑾意頗歸怨焉五年二月改吏部  
尚書兼翰林學士專典制詔兩疏乞休不報瑾誅以本



明史卷一百八十一  
官兼文淵閣大學士入閣預機務甫數日熈平寧夏功  
加少傅兼太子太傅故事閣臣加官無濫至三孤者忠  
無功驟得不自安連疏固辭不許瑾雖誅張永魏彬輩  
擅政大臣復爭與交驩忠獨無所顧永嘗遣廖鵬謁忠  
忠僕隸遇之又却其餽由是與永輩左前後乞休疏七  
八上皆慰留明年命典會試甫畢帝以試錄文義多舛  
召李東陽示之忠知為中官所摘乞省墓詔乘傳還抵  
家再上章乞致仕報許給月廩歲隸終其身世宗卽位  
屢薦不起遣行人存問忠奏謝因有所獻納帝褒其忠  
愛嘉靖二十一年卒年七十二贈太保諡文肅

贊曰徐溥以寬厚著邱濬以博綜聞觀其指事陳言懇  
懇焉為憂盛危明之計可謂勤矣劉健謝遷正色直道  
蹇蹇匪躬闢豎亂政秉義固諍志雖不就而剛嚴之節  
始終不渝有明賢宰輔自二楊外前有彭商後稱劉謝  
庶乎以道事君者歟李東陽以依違蒙詬然善類賴以  
扶持所全不少大臣同國休戚非可以決去為高遠蹈  
為潔顧其志何如耳王鏊劉忠持正不阿奉身早退此  
誠明去就之節烏能委蛇俛仰以為容悅哉



